



09972

左忠貞公文集卷六

明左懋第著

申報蠲免錢糧

涇縣潘錫烈校

憲

韓城縣爲賊殺殘民幾盡危邑四野俱空雖保孤城禍甚殘破泣
籲天慈比照延慶事例准賜題請蠲免以存子遺以留一綫生路
事竊照死賊滿天星以數千計自十一月二十八日侵韓城薛峯
等川八隊闖將等賊又以數萬會合前賊於十二月初九日直闖
縣城環圍至正月十三日始出境卑職前因節奉各上臺憲牌爲
城守事宜屢經申飭卑職先遵一一奉行賊未至而設備賊已至
而嚴防城池修濬賊未能攻火器衝擊賊未敢近諸紳分門固守
捐金犒士卑職與學衙各官生員兵民人等以死守城前後蒙發
官兵斬獲賊級與募營兵禦賊失利情由屢經塘報訖不敢再贅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六 一

外獨是卑職與民効死保此孤城而不意賊因無奈城何遂肆毒
於四鄉攻寨焚屋殺人至此極也賊於正月十三日出境卑職卽
於十四日單騎親至四鄉查驗焚掠哀哀小民真有令人目不忍
見耳不忍聞而口不能言者南則澗南蘇村陳村雙樓村東少西
少周村等村房屋盡焚人民多殺而農器牛畜之類全無遺者南
爲芝川鎮素修有城池南鄉之民有入其中者賊環圍芝川者十
數日或以千騎突衝或於雪夜暗襲卑職先委縣丞趙懋成在彼
專守而芝川保全在芝川之人獲生而芝川以外不勝其慘矣又
南爲呂庄白家庄郝庄趙庄清水高門西周馬庄城南等村俱被
焚殺惟華薛寨賀隆寨堡僅存而雙樓寨陳村寨與民之藏密洞
者俱被攻陷焚殺甚衆矣東則相李村范村謝村漁村等村俱被
焚殺惟相李堡寨僅得保全而寨外者俱不免矣至北鄉則慘更

有不忍言者爲梗村董村周安帶村張村解家村皆村薛曲留庄
謝庄白樊寺庄趙村等村俱被焚殺惟周原堡西河寨解家寨潘
庄寨李村寨僅存而帶村寨則攻陷焚殺甚衆矣又北爲橋南村
江李渚北村大峪口小峪口楊家嶺等村止橋南一寨樓僅存而
江李堡則被攻陷焚殺甚衆矣西則姚庄土門薛峯西周王封等
村俱被焚殺止有薛峯寨僅存而大相村堡寨則被攻陷焚殺甚
衆矣賊恨城之不能攻而洩憤於四鄉凡寨堡無所不攻又恨寨
堡之守而攻之者無所不至有攻陷者耄齷亦所不留嗟哉天平
有一家數口止遺一二口者有一家數口無遺者有里中竟至絕
甲者有婦人不辱而投崖自碎其首者有自刎死者有殺其女而
旋自刎死者有士人自殺其妻與女而自刎死者有比屋如雲而
無一椽可蔽風雨者有牛羊群牧而今無一畜者卑職查勘之時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六

二

見瓦礫滿地一村之中至杳無居人間有有人者缺墻破屋藏匿
婦女皆見賊之退或自城出或自寨出者皆不以人生爲樂哭聲
斷續而士人百姓見卑職之來號哭相迎士人蓬跣身無完衣百
姓束臂絡頭跛足搶地皆鋒鏑餘生山崖墮魂卑職聞哭聲而腸
爲之斷與對泣而淚爲之乾嗟哉天平人生至此真無以爲生矣
卑職一一細查遍歷四鄉將殘暴屍骸俱令收掩抄查被傷人數
被焚房屋等項詳細造冊申報外竊念縣之所恃爲元氣者人民
也人民所待以爲生者土地也今有地而無人矣有人而無居無
衣無食無牛種不能耕矣卽有一二耕者則一二素封家而不能
耕者千萬矣國家賦稅取諸民也所以立功令而責成有司課民
完稅者爲責夫可完而不完者也今以韓之人民如此尙堪鞭扑
使供賦稅乎卑職雖以下吏深知聖天子念斯民根本至計與上

臺軫血盛心卑職斷不敢爲一己功名妄行鞭扑卽使至不肖而
急民使完此無居無衣無食之百姓能完乎非血肉俱盡頭搶地
而死則急走險而爲盜耳夫韓自崇禎三年遭寇四五兩年未止
六年遭荒七年大饑曾蒙上臺以秦地兵荒最甚題請列於兵荒
次等停徵矣奉旨准以五分免參矣徽皇賑銀一千四百四十七
兩四錢五分民賴以生矣八年又奉查勘兵荒之旨蠲免二分矣
兼河衝賠糧民逃幾半屢詳申請奉文清丈以蘇民命八年一歲
蝗蝻食盡秋禾兩遭寇擾而十一月至正月流寇焚掠四鄉前後
幾五十日孤城僅存民生幾盡此而尙不據實以告尙畏功令而
迫民於催科旣不能完賦稅而又有以傷國家之元氣卑職所不
敢出也其何以副上臺愛民之心哉兼值奉檄文奉旨賑濟貧民
卑職一面立廠設法賑濟貧民事完另報一面將被殺被焚數目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六

三

分里分甲詳細造冊另行齎報先將本縣被寇之苦據卑職所見
者具詳涕泣上告伏乞上臺垂念民瘼正在倒懸之際俯賜題請
將卑縣殘破實情仰達天聽得照延慶事例將六七八年拖欠錢
糧盡行蠲免九年准與停徵庶休養二三年雖死者不可復生而
存者不至逃亡殆盡則殘黎猶有生路殘邑不至丘墟矣前者延
慶宜維等處曾蒙聖恩而韓城雖隸腹裏實與宜維接壤與諸邑
不同情事迫切冒昧上陳特具詳請伏乞上臺裁酌題請施行須
至申者欽差整飭潼關等處兵備兼分巡關內道陝西布政司右
參議向批該縣橫罹兵火之慘中間屠戮各村幾無子遺讀未竟
而淚數行下矣劫運如此何天心之不悔禍如此耶賊惡已盈授
首在卽尙得執渠魁而烹之烈火鐺中令韓民各飲一杯羹方可
消此千古之恨蠲停一節皇上軫念兵火地方自有一視殊恩准

卽轉詳繳

申報救荒文

韓城縣爲救荒事奉欽差整飭潼關等處兵備兼分巡關內道陝西按察司副使李憲牌前事仰縣官吏卽查該縣災傷原是幾分饑民作何賑卹曾否煮粥曾否勸輸卽已曾煮粥給賑者今春又作何接濟一切省刑寡斂平糶興工弔死扶傷招流助墾荒政當汲汲蚤夜以圖之如倉庾原無儲蓄作何義勸或地方未被災沴可以存活者亦要明白申聞以便分別等第轉請文到十日內具報事關急務毋視泛常奉此又奉本府信牌蒙本道憲牌同前事奉此卷查先奉本道憲票亦同前事奉此遵行聞又奉本府帖文據經歷司呈抄蒙巡撫陝西監察御史范案驗爲救濟饑民以安地方事仰縣官吏卽將該縣備賑倉穀碾米分發設立粥廠救濟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六

四

饑民加意牧養勿致流離如無倉穀多方措處或有本院項下備賑穀石申請動支更多方勸諭等因備仰到縣奉此查得本院項下貳分備賑穀止三石有零其本縣每年額積自理登報穀五百四十石除半糶濟遠及協濟同官縣金鎖關軍糧并節奉各上司明文動用外存者不多況兼節年兵荒之餘倉庾空虛鎔銖莫措閭閻蹂躪貧富皆難輸納之令空懸莫應卑職難爲設處因自捐俸銀五十兩以爲先倡然後告於鄉紳勸諭小民其中好義喜捐者共募銀錢不一約共銀二百五十兩遍示鄉村被災貧民限定日期沿鄉親審果係真正貧民給一印信小票陸續共審定二千五百二十九名口自年前十二月二十三日起酌量地方遠近分爲八廠因思春荒米少欲煮粥而無米將欲易米與炊又慮貧民往返候食又恐饑民聚而不散皆屬不便因是斟酌別爲一法止

議散錢每名每日給錢四文每十日卑職單騎詣厥親給一次計一人可得錢四十文一則省貧民日候之勞一則免貧民結聚不散之慮以錢買食聊可救生待停止之日造冊另報今奉前因爲照本縣山多原少地瘠民貧去歲夏秋大旱麥禾薄收秋雨不足麥苗未布而三冬無雪春又不雨地皆焦土耕農懸耒以待饑民數米而炊市價騰沸米如珠玉有食糠與樹皮者有賣妻與子而不得從而棄之者卑職審問之時見其手指口而無聲足欲移而旋仆纍纍而來皆無人色替替以告真不堪聞觀此光景恨不割肌肉以啗之而又恐其或激而爲盜隔河有流寇爲之招引鄰境有土賊可以烏合每一念及寒心慄骨況韓爲連年大兵屯聚之所流寇蹂躪之場河崩賠糧杆子手方滅四五年拖欠尙至五千兩而六年未完亦浮於一萬卽些須災傷亦西北比于宜洛川而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六

五

北慘于鄉甯河津矣况災荒已十分乎民生日蹙真有旦夕莫支者矣饑民之數漸增而措處不能勸賑又不多此時已若懸磬春之仲季何所接濟卑職躊躇無策止查得本縣預備倉貯有一項登報紙贖穀二百七十六石四斗二升八合二勺五抄外耗穀一石二斗七升一合二勺五抄原係本府紙贖節報撫案兩院者又有本縣節年積貯自理耗穀八十八石五斗四升八勺本院項下二分備賑穀三石九升六合三項似可動賑或碾米煮粥或變錢給散但積在上臺卑職未敢擅專相應申請合無乞將本院項下備賑穀三石九升六合本府登報紙贖穀二百七十六石四斗二升八合二勺五抄外耗穀一石二斗七升一合二勺五抄并本縣節年積貯自理耗穀八十八石五斗四升八勺准令動賑庶下可以救貧民之生而上亦不負上臺拳拳救民之仁念矣伏候詳示

施行

申報賑濟文

韓城縣爲賑濟事蒙欽差整飭潼關等處兵備兼分巡關內道陝西按察司副使李憲牌近聞邸報見賑院梁題開前事仰縣官吏卽將該縣地方某處曾經流寇又罹旱荒某處止經流寇某處止罹旱荒某處流寇旱荒兩未經罹審定被寇被災窮黎饑民姓名文冊馳齋投道以便賑院入關之日卽行請賑庶民早霑實惠奉此該本縣知縣左查得韓城縣處西安之東北隅東北負河而西南西北皆崇山深峪幾年來流寇肆掠延安宜碓諸縣而卽掠於韓城以韓與宜碓聯透一山肆掠山西河鄉諸縣而卽掠於韓城以韓與河鄉止一衣帶水此韓之名繫西安而實與延之宜碓晉之河鄉等也查流寇自崇禎三年始大寇王左掛苗梅等以千餘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六

六

賊掠宜碓由山峪中直驅韓之城下焚民間屋殺人掠財物不可算由是秦晉之賊越山而東渡河而西或糧盡而就食或爲兵所追遂皆以韓境爲遁區馬以山深而河易渡也寇至則農廢寇至則兵從農廢則食不足兵從則餉必需三四五年遂無息肩日嗟嗟韓民生聚幾何膏血幾何而堪此兵寇之苦哉然年猶未大荒也此猶皆卑職抵任以後詢其父老察其疾苦查之簿書聞其如此卑職抵任自五年十一月始則見其冬無片雪而山中杆子手賊七百餘盤據山中日日出殺人卑職請於上臺以兵驅勦之而山中始有農跡云不耕其地三年矣又沃地東爲黃河所嚙廣十里從六十餘里卑職親行河浚其民皆指洪波杳沒間而泣告曰此昔日之廬舍桑麻也而今賸稅已六十年於茲矣六年春又少雨遂無麥夏稍雨安秋稼而八月降霜穀盡死遂無秋又無雨麥

種未入地而六年之歲荒矣又冬無片雪如五年冬所以本年糧條拖欠至一萬餘兩卑職豈不知功令所在下吏罰俸降級皆係於此而民真有皮骨俱盡鞭扑所不能施者勢亦無如之何也至七年而愈不忍言矣春無雨斗米銀至七錢百姓皇皇莫必其命掘草根刮樹皮而至於盡磨石爲麵以充饑而至於傷生間有刮人肉以食者而其饑餓不能待須臾之情亦可概見矣流離之狀慘死之情種種難以盡述卑職於六年十二月奉上臺明文卽親詣各鄉細審得饑民三千五百二十九名自捐俸五十兩又勸衛學各鄉紳士民共捐銀二百餘兩分爲八厰十日一散每人給錢五文賑之不足者卑職仍捐俸以給之至二月初而不繼矣又會議鄉紳設爲各里賑各里之法各里貧民卽各里紳士并有行鄉耆審之又得饑民五千二百名各里紳士富民卽各捐貲照前給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六

七

錢法令本里鄉耆主散願煮粥者聽其本里無紳士并貧累無富民者甚多因請於上臺勸倉中賑穀給之其有里甲所不收或係流移或係慣乞食於城市者又得三百一十一名則於城北門外另設一厰賑之而民稍延旦夕之命然溝壑枕藉道路啼號使人目不忍見而耳不忍聞者歷街市山谷踵相接也一邑戶口不啻十餘萬而富者不過十分之二三其餘皆饑民也所以七年稅糧卑縣從未開徵但有軍典之費皆卑縣借於鄉紳給之俟開徵補還豈不知國稅之急誠勢有所不能也四月得雨秋田稍安而五月間雨雹害之人心益復皇皇幸蒙題請災荒皇上有浩蕩之仁又蒙檄諭審定饑民姓名造冊上報卑縣卽親詣各鄉遍審各里饑民除前已經審定先賑共九千四十名先已分別極次惟刪去逃亡外而一聞朝廷德意來者如林卑縣審查之下見老者扶杖少

婦蒙羞弱稚哀號丁男枵腹纍纍而來皆無人色問其里戶之長中亦有有地稅應差徭之人皆云有地誰耕有子難賣旦夕就斃無奈來訴卑縣一聞其言墮淚如雨但因饑民太多而朝廷賑銀有限卽曉諭以人數太多畧加裁阻有糜之卽去者則亦已矣奈有一閭此言而頭搶地者仰呼者俱僵仆哀啼而不能去無奈應之而積三十二里之所收總計其極次遂又以五千餘計欲仍去之則先已應而不忍欺其愚欲報則數多而溢於額又蒙檄諭分爲三項而韓城一縣則自三年被寇迄今未止自卑縣抵任後六年冬有寇至七年春三月有寇至夏五月有寇至雖旋至旋有勦驅而受其蹂躪甚矣又六年旱荒七年旱荒眞所謂曾經流寇蹂躪又罹旱荒者也無可分別無奈就合前後所審饑民共分爲三項其有形若異物奄將就死者爲極貧得五千九百二十一名其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六

有饕殮不給無以自延而較極稍差者爲次貧三千一百一十名其有面帶饑色斃莫控如所謂搶地呼天者爲又次貧得五千二百五十七名此三項者或爲殺戮之餘生或爲餓孍之遺子或爲各里所收養而延殘喘於今日或望賑銀之至而解倒懸於目前均在應賑之列擬合分別造冊齎報但恐人數太多賑不能遍伏乞上臺垂念下邑兵荒連年俯賜轉申或通賑或賑極次而量賑又次或止賑極次而減又次惟望恩出上臺而卑縣與罄罄饑民共頌皇仁於無疆矣爲此今將前由理合具申伏乞詳轉施行

申報賑濟文

爲賑濟事蒙欽差整飭潼關等處兵備兼分巡關內道陝西按察司副使李憲牌蒙欽賑陝西監察御史梁憲牌前事仰縣官吏查照憲牌內事理單開極次貧民貧生數日照依本院註定呈賑捐

輸各銀數給散或中有病故逃亡者扣除仍將賑完花名及有無剩銀各另造冊限三日內呈馳報道蒙此又蒙本道憲牌爲秦民望賑甚急等事蒙本院憲牌亦同前事等因到縣蒙此遵依散賑聞又蒙本道憲牌爲秦民望賑等事蒙本院憲牌前事仰縣官吏支到卽將原發皇賑銀兩除次貧俱賑折色其極貧力不能自羅者不妨酌行於粟賤鄰封州縣收買或於本處公羅務照市價見行斗頭極貧賑以麥米如貧者不願麥米願領銀錢者聽從其便就中分析用過賑銀若干糴粟若干賑過極貧若干一面造冊不拘多寡明白聲說并賑過折色若干一并冊報本道以憑轉報蒙此卷查先蒙本道憲票蒙本院憲票仰縣官吏文到查照後開欵項着實舉行限三日內酌議妥確一面詳院定奪一面詳道知會敕諭稟凜各毋泄泄蒙此卑職將所議折色事理具詳本院定奪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六

九

蒙批本色不必遠糴庶省腳費間有極貧中力不能自糴者卽就近糴賑一二可也旣折色稱便俱依擬行繳蒙此該本縣知縣左查得自冬迄今時時散賑若仍如常散給恐愚民不知聖恩乃造爲散賑儀註曰方今財用匱乏聖上不惜內帑差賑院三千里來賑貧乏縣官至散賑公所設香案先率官吏生員鄉耆各穿本等服色凡在事者俱列班貧民隨後望闕行五拜三叩頭禮謝恩謝畢集貧民於廠按冊唱給事畢謝恩如前儀呼萬歲者三仍諭之曰爾等百姓一饑一寒聖天子皆加軫念自今孝親務農去惡向善勿復爲非共爲堯舜之民同享太平之福衆皆應聲乃散照依儀註因將三十二里分爲七廠集饑民於廠卑縣親詣給散見老稚疲癯纍纍而來照簿唱名親手給與謝恩之際歡聲如雷有感至泣下者自七月二十六日起時方苦旱二十七日大雨二十九

日又大雨皆聖恩浩蕩所及也散至八月初四日卽將二牌發來
賑銀共一千四百三十七兩四錢五分照依本院註定銀數共饑
民一萬四千二百九十五名每名給銀一錢極貧生員一十八名
每名給銀二錢次貧生員二十九名每名給銀一錢五分照數封
完散訖共給散過饑民一萬三千七百五十三名極貧生員一十
八名次貧生員二十九名共用過銀一千三百八十三兩二錢五
分內有病故逃亡饑民五百四十二名扣剩銀五十四兩二錢各
另分別造冊擬合齋報伏乞照驗施行

欽差陝西監察御史梁批據本道呈據韓城等州縣申前事各州
縣銜饑民軍士賑銀賑粟果霑實惠至韓城縣散賑儀註宣布德
意尤屬得體足以風矣

申報賑濟文

卷四百六

十

爲乞天均分不致偏苦事據本縣民衛宗文呂承業等告稱閩縣
學田地二十餘畝原賣人張汝隆李世岳耕種下剩十畝四分零
輪流靠種節年租課互相推支告狀受害號天抱恨逐一罄家其
累不淺哀將剩地均散三十六里各隨見役派分承納庶不靠累
等情又據李應聘告爲乞除世害事告稱三十六里輪流學田受
害不淺聘租種北隅里學田沙地四畝一分二釐每年每畝出麥
租六斗穀租一石又在本里戶內每畝納糧并雜差共費銀二錢
沉鄰畔或鄉官百姓每畝止出租銀八錢外無攬費乞將學田每
畝明註銀數庶息世害致聘年年承種等情各具到縣據此卷查
先奉本府信牌爲清查學租額數事蒙欽差提學道史憲牌前事
等因備行到縣奉此卷查本縣自萬歷二十四年奉文發銀一百
兩三十四年又奉文發銀一百兩陸續用價銀一百八十一兩一

錢九分一釐八毫七絲五忽共買學田地二十一畝六釐六毫一絲八微召人承租佃種今經數十年矣原召佃戶承租歷年辦納租課不前從昔各縣令每年更換召人佃種此因連歲荒歉互相推靠致將膏腴之地皆作荒蕪辦租不起紛紛告苦該本縣知縣左看得學田之事其來舊矣初法未嘗不善但租種人不樂耕而相視爲傳舍地漸薄而漸覺種租之重矣或此里種罷推之別里或已租不完扳引他人甚至一人種地而納租者數十人詞訟紛紛拒繫纒纒日加鞭朴而租常不完卑縣細查其由皆云租例雖上地不過一兩而稅糧不與焉茲納糧外麥穀太重強種一年如脫重負故耕地者常有不完之租而納租者常出於不耕地之人遂以爲舌累甚矣卑職因思作養美事爲何貽累於民而窮極則通法何可以不變莫若酌往日本色之數議成折色斟豐鹵之中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六

七

定以平數除往日已徵完麥穀仍候文照時價變價往日拖欠仍勒限嚴追外自七年起俱令辦納折色照大糧例令倉吏經收佃戶自封投櫃能完學租者卽令常常耕種庶辦納易而耕種久納租者卽耕地之人而地不至荒蕪租不至逋負民不苦累矣爲查奉文原買學田地二十一畝六釐六毫一絲八微查地厚薄不一議租多寡不同除各地內應納正項糧站與加派王糧遼餉外原額議定夏租小麥共一十一石九斗九升三合七勺四抄五撮秋糧粟穀二十二石七斗七升五合九勺一抄四撮七圭五粟節年在於佃戶名下比徵間今據前因合無乞將前議本色改爲折色照依原議每麥一斗量折納價銀一錢每穀一斗量折納價銀七分准從民便伏候明示至日召令佃種人戶承辦租銀庶不偏苦似覺兩便緣係改折條議事理或復別蒙定奪卑縣未敢擅專爲

此今將前由理合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欽差提學道史批學租本色改爲折色此法最便有益於民無損
於公如議行繳

清丈地畝示

爲河水衝田太多民窮賠糧太苦等事奉本府帖文奉陝西布政
司劄付蒙欽差巡撫陝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甘批據本司呈蒙
本院李憲票前事仰縣官吏查照帖文內事理該縣務要將地畝
清丈爰確毋致虧賦事完造具印截冊三本詳齎本府以憑覈轉
施行奉此查得本縣自嘉靖四十年均糧後今七十年矣其間河
崩沙壓及荒蕪新開與旱地修成水地者地有變遷糧無增減苦
樂相懸何可勝數今奉上司明文清丈誠爾百姓賠糧者更庄之
會也本縣設誠力行與爾百姓除百姓之害與百年之利爾百姓
乾坤正氣集卷四百六

五

亦各宜矢公矢慎共出良心合力均丈務使地均糧輕今將均地
法則開列于後爾等各宜遵行

一二十八里每里報公直鄉老二名精通書算手一名每甲報
公直戶首一名每戶每村庄報知地人一名丈手一名書算手
一名示後三日各報到縣投遞認狀保狀內有不妥者重責保
人各里甲有地多者每處加書手一名任便

一各里各甲公直赴縣領式照式各造官尺二杆兩頭用鐵包
鐵防磨損造完交縣印烙發該戶均丈尺照大門外刻式不知
式者重責改造丈時兩尺對丈不用步弓

一每里公直鄉老督催各甲公直分催各村庄書手人等各先
將本處地用所領官尺照後開分區法先行丈量一番逐段細
均隨丈隨書務須畝分釐覈算精確造魚鱗冊一本上造每村

名或上地中下下地一段係或東西畝或南北畝長若干步
濶若干步寫明四至彙造一冊內有外甲外里外戶種地者卽
行寫明簿面寫共上地若干下地等各若干公直某人知地人
丈手書手某人俱明書簿面造完限十日內交縣文到時本縣
卽自按冊清丈內畝數等第有差毫釐者定將公直書手人等
用頭號板重責四十頭號枷枷號地畔按律定罪

一各村均丈畢造魚鱗冊完然後各甲公直戶首人等各甲造
甲冊一本挨戶攢造一甲共地若干各分等第前面寫單糧總
造冊人姓名交縣本縣親查有與各村魚鱗冊不對毫釐者定
將公直書手人等用頭號板重責四十頭號枷枷號地畔按律
定罪

一均丈時其法相地勢如平地不論寬狹或山或水或溝或道

但以有隔者爲止共爲一大區于東西南北立四土堆四角立
四堆共八堆俱官尺高五尺區內合丈共丈地長若干步濶若
千步區內有各人地用千字文編號挨次各寫本牌橛高三尺
寬五寸上書某號某里某戶某人某等地一段係某畝長若干
步濶若干步四至某人插于地畔均畢大數登簿然後于簿內
分寫某人地若干以合大數至山中川內地不能爲大區者亦
千四至立四土堆爲一小區照大區一樣立牌橛均丈惟止地
一段者但立牌橛不必立區

一公直領戶首丈手書手人等照法均丈中有強梁欺隱者許
爾等舉首挨地鄰有欺隱不明者許地鄰揭出如地鄰能舉卽
以所舉之地給地鄰入冊永遠爲業如不揭舉或查出或被他人
人揭出定將欺隱本人用頭號板重責四十頭號枷枷號地畔

依律正罪地鄰并公直人等一體連坐

一均丈等第流水地爲上地井澆地爲中地平原地爲中中地
其中有沙石者爲下地山中水地爲上地其中有平地肥者亦
爲中地其薄者爲下地其最薄有沙石者爲下地惟內有山
坡崎嶇不堪行牛耕但有用鑿修成地者亦照數均丈但明書
不係牛耕于簿以憑本縣親丈裁奪宅地爲中地近上地者爲
上地山中宅地近上地者爲上地近中地者爲中地近下地者
爲下地城中宅地除官地廟宇官衙外一體均丈各街坊分造
魚鱗如各村式至所均地土不論年日近遠凡耕開者俱算熟
地凡未耕開者卽係荒蕪凡荒蕪及河衝地俱照地數上冊明
寫荒蕪河衝字樣註簿報本縣以候親丈定奪如有以未荒作
荒未衝作衝以上作中以中作下等弊并荒蕪河衝徑不上冊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六

七

者查出定將地主與丈地等人用頭號板重責四十頭號枷枷
號一月如律定罪

一凡墳地係其祖父久遠之所俱丈入承種數不許遺分釐凡
種樹葦地爲興利之藪擇其有樹有葦處丈入承糧數近河等
地卽納何地糧凡山場炭窰原有糧者照舊數承糧俱不許隱
漏惟廟宇不必入糧官道丈至道邊小道至道心水渠卽丈入
渠心不許隱漏

一本縣北鄰宜川西鄰維川南鄰郃陽澄城界各該里公直先
于交界會通別縣人民先立界石以分疆界以省混淆

一各里自行均丈完卽陸續交簿本縣隨卽逐畝均丈不憚數
月之勞爲爾清查地畝有差錯者卽照前示重懲外卽行改正
通丈完仍令四鄉互丈或委山名鄉重均沃壤或委梁夏重均

德津二十八里互相復丈三番均丈有弊萬無能遁之理但有
毫釐差錯定將公直戶手丈手書手人等照前法重懲決不食
言

一三番均丈完仍許彼此互揭不論鄉紳士民但有言某里某
甲某村某戶地有隱漏或等第不明者丈地人受賄及強梁不
公者本縣不厭煩瑣卽向所言之地細行均丈但有差錯定將
地主及先丈人役并復丈人役照前法各處以極刑仍將地改
正依律定罪決不食言

以上諸款皆係均丈要着關係一縣百年利害本縣不避勞怨
專精力行言在必信法在必行斷不肯爲一縣除害而復貽害
爲一縣興利而使有毫髮之不利也各宜遵行勿貽後悔凡有
隨時應示者聽另示遵示行崇禎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刊示通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六

五

行

清丈地畝示

爲清丈地畝事照得清丈一事原爲削除百姓之害恐愚民無知
中有差錯隱漏許于本縣未查之先各人先將錯悞者自行出首
本縣親查時查出分毫差錯隱漏定依前示重行懲治已經出示
示後見投首者紛紛姑再爲汝寬限幾日應揭者揭手速揭應首
者本人速速投首今將本縣親查日期并禁約開後各鄉公直人
等并地主務照期在地畔伺候各于地內插立牌樞聽本縣按魚
鱗冊親自查丈但有地內無人并無牌樞者卽係奸民定行拿責
枷號但查出毫釐差錯定行將公直揭手人等一體重責枷號不
貸

一自某日起至某日止查南鄉一帶地自某日起某日止查東

鄉一帶地自某日起某日止查西鄉一帶地自某日起某日止
查北鄉一帶地

一查畢有未到地方另示期親丈

一查時查有某村庄未交魚鱗冊卽拿該地方并公直人等以
重刑懲治

一本縣隨帶丈地鄉老書算人役皆不預定于臨丈之日方行
帶丈臨丈之時本縣親自驗丈尺必親驗界必親畫尺行本縣
卽行尺止本縣卽止丈算俱本縣親裁有地之人不得妄聽人
索騙犯者一體重究

一本縣丈地之日止乘單騎任意隨到抽丈原無定所不許地
方搭棚結綵伺候以滋煩擾本縣自有隨帶飲食及茶所到之
處不許備飯獻茶卽紳士亦絕不領合先言之勿以本縣爲臨

敬坤正氣集

卷四百六

七

時拒絕也

一本縣所到之處執牌人役但遇有投遞柬帖并送飯邀茶者
執牌人役先行驅逐遠避如有縱容近前者責究

一隨清丈人役裁減止帶數人各有本等工食各帶乾糧遇村
鎮隨便買食敢需索人飯食者許被害人喊稟責究私以飯食
與隨帶人役者卽係打點丈地之人定行責究

示諭二十八里百姓知悉本縣清丈原奉上臺明文爲爾縣除賠
糧之害而愚民遂乘此隱漏本縣容爾出首又容爾領冊改造可
謂寬爾極矣但遵法供報者甚多而隱漏者尙不少本縣除查丈
出隱漏者嚴加責懲外將爾縣各里各甲原額糧數俱已查明本
縣一面丈地一面算糧查某甲糧比舊額多者此情弊少者也查
某甲糧比舊額少則查此甲糧因何少地何往河衝之地必有坐

落必有分畝本縣必查隱漏者爲何地其地主爲何人查明逐畝丈查不知爾隱漏者安能隱罪安所逃水落石出情弊立見本縣今已查明知某甲糧少必屬隱漏某甲糧雖多而尙有隱漏但尙不忍卽陷爾于法茲特再示本縣自某日入察院覆磨冊籍某日止自某日起挨次查丈凡有隱漏毫釐者俱限某日以前投首冊籍一定查出糧少者惟聽查丈責治柳號再無容爾首地之理矣示後各宜自省勿待刑罰加身謂本縣教之不早也爾等細思自均丈以來某冊開載不明某領冊擅改地少者何嘗逃本縣之查勘而妄欲相欺耶思之思之特示崇禎十年二月二十六日刊刻通行

禁奢僭示

爲嚴禁奢僭以挽風俗以息災沴事本縣蒞韓三年災祲時見旱乾坤正氣集卷四百六
七
寇相尋靜自思維豈盡天數使然抑亦有以致之耶本縣自加修省外見百姓奢僭之端亦有其漸相沿不止勢且繁多濫氣僭風皆足致異本縣忝爲令長難以坐視用示相禁共惜物力安民志以迓天休務各遵行

禁奢諸款開後

婚禮

婚姻論財夷狄之道古人言之訪得百姓女家專索厚聘及女長成厚粧奩以送之以至富者貧而貧者不能嫁女因之生女則愁異日之費有棄之不育者而皆始于厚聘一節嗚呼何民之愚而忍也爲此凡聘娶禮儀俱定爲式示後如有女家強索厚聘與男家強索厚粧奩及聘禮粧奩違式者許鄉約鄰佑地方舉報究罪凡有生女不育淪死及棄之者并舉報以無故殺

子孫夫婦皆依律論罪不舉者連坐女家原未索人厚聘則嫁女時自不須厚其粧奩生女無累何忍輕棄男家樂于得婦原未費多聘自不責粧奩之厚薄矣女家男家各宜遵行而倡率士民全望薦紳先生以儉朴爲風化之首故婚式首言之

一聘娶

宦家聘禮二十四兩金梳一具金釵一對金環一雙銀釧一雙幣四端縑十疋梭布十疋夏布十疋綿布十疋紅花二十斤綿花四十斤迎婚大衣服一身金簪二枝

士庶上者聘禮二十兩金梳一具金釵一對金環一雙銀釧一雙幣四端縑十疋梭布十疋夏布十疋綿布十疋紅花二十斤綿花四十斤迎婚衣服一身不得用劄花粧花織金灑線補服等衣簪二枝金銀隨便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六

天

士庶中者聘禮十二兩釵一雙銀一雙金銀隨便幣二端縑六疋梭布六疋夏布六疋綿布六疋紅花十斤綿花二十斤迎婚衣服有無隨便不得用劄花粧花織金等衣銀簪二枝不得過二錢

士庶下者聘禮六兩或四兩二兩一兩宜減不宜增小銀釵一對小環一雙大不便者不用幣帛布花有無隨便迎婚衣服借用或不用俱可

外有尚義者惟求男女相宜不受聘禮絲毫尤爲雅道能行者公舉旌獎以倡義風

以上願加厚者娶後陸續增製亦日用之常未娶之前不得違約過增聘禮啟靡端以倡眾

一粧奩

宦家首飾金四兩以下銀二十四兩大衣服冬夏各一身四季衣服紗羅紬緞共八身布帛衣服多寡隨便鋪陳二十件櫃二具箱二架扁箱二具書箱二具床一張衣架盥具桌椅等俱全士庶上者首飾金三兩以下銀二十兩四季衣服紗羅紬緞十身不得用芻花粧花織金等衣布帛衣服多寡隨便鋪陳十六件櫃二具箱二架扁箱二具書箱二具牀一張衣架盥具桌椅等合用器皿俱全

士庶中者首飾金一兩以下銀六兩四季衣服紗羅紬緞六身不得用芻花粧花織金等衣布帛衣服多寡隨便鋪陳十件櫃一具箱二架扁箱二具書箱一具牀有無隨便衣架盥具桌椅等器皿俱全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六

五

士庶下者首飾銀不得過一兩紗羅紬緞按時止用一身不便者不用亦可布帛衣服四件或二身或隨身衣服亦可鋪陳四件或二件一件量方酌備箱一架或扁箱一具衣架盥具合用器皿有無隨便

以上願加厚者許嫁後增製亦父女至情不得于嫁之時違約過增粧奩啟靡端以倡衆至送粧奩之時擺列街巷誇耀耳目最鄙可厭且起盜心宜痛革衣物各貯箱櫃于廳前左右房下至日送之甚雅

又添謝親一禮大費可厭雖相沿不能驟革止用羊果酒如舊俗謝儀二兩不得用首飾布帛等項中主以下託媒送謝儀不能二兩者雖錢數或別具微物亦可許親後止相拜

以上婚禮先已定爲式矣而矯奢之心至于太簡恐後有不能循者而輒益之則視崇儉一書爲可從可違之事而咸罔之循

因更定其式稍爲增益於崇儉之初意不無稍加而確詳其事務使遵行要使其後爲無可加也則知崇儉諸式皆在必行者矣

喪禮

君子不儉其親古人言之矣身是父母所生人子自致惟此時豈忍爲爾百姓言一儉字獨所當竭力者惟衣衾棺槨墳墓與哭泣之哀思慕之誠耳果爲此卽竭產盡力吾豈汝禁訪得爾百姓家弔奠設席破孝等類種種妄費甚多其父母病時不自憂其病而憂其子之無所費人子遇喪不一味哀痛而反留心檢點諸費又一意辨妄費而反于衣衾棺槨墳墓之類不得十分盡力又甚至慮諸妄費而久不葬其親察其心以諸妄費爲孝而實自成其不孝嗚呼奢之爲害一至于此爲此凡喪儀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六

三

俱定爲式示後有以不設席不破孝罪喪家者鄉約人等公舉以不孝罪之居喪之家各宜稱家有無竭力于衣衾棺槨墳墓以完葬事一切妄費俱行謝絕何至慮諸妄費不葬其親航延歲月有骸骨暴露之患耶凡有士民久不葬親者許鄉約地方鄉佑舉報以不孝依律定罪有不遵示仍行妄費者并舉各宜遵行而倡率士民亦惟望薦紳先生以儉明禮而教孝也

一欸客當禁初喪是何時候人子與死何異有甚心情而暇備酒設餽親友相弔本縣本鄉一弔徑出十里以內者一茶十五里以外者一飯富家自備士庶之家一時不能備飯者親房及族之或鄰里公分代備陪喪者欸之飯完卽行弔七臨葬皆然酒席絕不可用旣不以飲酒失弔者之意亦不以欸賓分孝子之哀而代喪家以飯待遠客且見親族鄰里和好之誼而喪禮

往來喪家後可以荅之而孝子不論貧富皆得一意哀痛踴躍以成其孝而不以欸容爲慮矣

一破孝宜節弔是常禮孝是凶服喪家何忍送凶服于不應服之人弔者何利爭凶服而守不應服之孝且弔者所以哀死也而弔者每人破孝布至四五尺甚至有爭布之多寡者是弔不爲哀死而專爲此布來耶妄費失禮莫過于此今後富家于族戚應服之人備孝帽孝布餘弔者一概禁絕貧者力不能辦凡族戚應服者自備或嫌于不吉量助喪家賻儀以便備辦詩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也弔者一概不許破孝則弔者原爲哀死來而非爲布來也人子亦得一意哀痛踴躍以成其孝而不以破孝爲慮矣

一臨葬紙札人馬幢幡之類俱不得過二十件以省無益之費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六

三

不如專致力于衣衾棺槨墳墓爲實際也

一臨葬設臺作戲扮隊搶紅雜耍等項孝子哀痛之時何得有供人戲樂之情禮不云乎隣有喪春者不相而親戚朋友亦何忍向喪家此一博博耳目之快也

一親友致奠止用牲酒熟食如生前交際之情且供喪家執事飲饌之資或折儀助喪家龐雜之費皆各酌厚薄致之他若油盤蜜樓像生飛走之類俱屬無益亦不必用

一路祭但設香楮牲醴如生者祖餞之禮不許壯麗棚幕陳列玩器爲無益之費

禁僭諸欸列後

婚喪二大禮節省諸妄費已盡其大概矣而奢之不止皆始于僭亂上下之等無貴賤之分先越乎禮義因事于奢侈未有不

止帶而能去奢者也示後但有巾服屋舍日用諸事違禁者許鄉地隣佑舉報究罪男犯徑行責懲婦人犯責其夫家士民各守其應得之分而日趨于素朴矣各宜遵行

一方巾所以別士民而見各項人俱亂戴之示後方巾止許生員及有前程人戴武生有學校之名鄉約有教民之任並戴方巾而童生及幼稚戴片玉巾及凌雲寺巾干把總官俱戴將巾凡衛士等雜項人戴一字巾俱不許混戴方巾違者責究

一白丁衙役及各僕隸止穿青布衣至青屯絹而止不可擅穿細緞紗羅不許登顏色鑲履違者責究

一婦人宦家戴九梁金線冠生員及有前程之家戴七梁金線冠庶民之家戴五梁黑線冠差役僕隸及流民等婦戴黑鬚髻一婦人士庶之家不許着織金粧花灑線補服不許束銀帶僕

堯坤正氣集

卷四百六

三

隸之婦不許戴金銀珠玉首飾不許着細緞紗羅等服止穿綾布夏布盡矣不許乘轎

一衙役及各僕隸馳馬街巷往往有以撞跌告者示後俱不許于城外內街巷騎馬遇有急事遠行牽馬于關外騎可也違者責究

一房屋非有職之家不許擅立脊獸及花磚雕墻違者重究

一宦家吹手不得過六名鼓樂不得過十二名士人吹手不得過四名鼓樂不得過八名

一吹手庶民之家不得擅用鼓樂不得過六名

一優賤不許用紗羅細緞衣帽不許登鑲履雲履違者責究

一娼妓不許戴有梁鬚髻不許戴金珠玉翠不許穿細緞紗羅

不許乘轎騎馬

又禁不衷之服

一非官服士民之家衣服袖不得過一尺五寸

一士民衣服不許服紅紫黃色

一男子服綠色拖帕裙類婦人禁不許服

一男子履用短臉淺跟紅色單鎖類婦人禁不許穿

一婦人戴網並戴純陽巾及妙常等冠類男子宜禁

一婦人衣長至地袖廣過膝類男子宜禁 蓋陽陰反常不祥

莫大焉昔妹喜戴男冠以亡國何晏服女裙以亡身可爲永鑒

又節日用費

先有以約言矣今仍附載餘皆士民親友往來日用必不容已者因俗制禮故并及之

一柬帖所以通姓名也大事用四幅柬小事用單帖皆足以載

姓名手本亦用四幅青殼夾之吉用紅尋常用素卽請柬禮帖

四帖亦儘足載十二幅全帖可概不用銷金紅柬尤宜禁絕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六

五

一往來所以行禮儀也米麵二事雞肉果酒六事共人事四幅
柬可書尋常餽酒四事或二事皆足以行禮儀矣

一宴會所以通情好也大宴會八餽小菜米麵湯飯共四道攢

盒一具不用圍碗前列樹果油食各五盤不用連桌請帖四幅

速用單帖至尋常宴會六餽六菜米麵湯飯共三道攢盒一具

請用單帖不用速不用謝皆足以通情好矣

以上三款卽以約言

一親友請柬稱呼宜質止用本色或某字某親某會丈某先生

執事尊長稱某翁老先生不必一概稱翁稱老至老人大人大柱

圓等稱官套或用之鄉曲宜刪亦裁繁文之大端也

一親友往來筆劄詞少用一幅方帖未足再加一幅詞盡而止

仍以小筒封之非遠不可用護封

一親友往來凡賀祝候慰一切往來應用盒禮者俱從折乘與

者二錢乘馬者一錢路遠者倍之子前一二日送于其日午至其家一飲不得太早恐主人別設不使其飯每桌以八器爲度殺菜各四卽四人共一桌仍定每二器約用肉一斤半酒約每人二壺米麵湯各一道禮畢而返跟隨家人止用三四人並轎夫給肉菜一碗麵食以飽爲度或粟飯麵湯亦可賓不覺簡主亦不以爲褻斯可通行矣 儉不中禮風人興刺儉而未嘗廢禮且加謹焉何譏乎

以上諸款守分省財心安禮盡酌諸古制參今風俗遵而行之正合人厭奢返儉之心且明儻不可長之義久行之而百姓眞朴訟獄不繁各守尺幅而無有踰越不犯天忌和氣以興風雨以時未有不由此者也惟望薦紳先生首倡士民而士民有不遵者且共有以繩之庶幾畫一可以永行崇禎九年七月十五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六

五

日刊行

左忠貞公文集七

明左懋第著

涇縣潘錫恩校

姜烈士傳

姜正芳邑人居邑西北五里許少有力能弓矢及劍值海上備倭
應登州壯士募欲殺賊立功名後事已罷歸農驅長健勇而樸誠
好解鬪有兄弟十年訟者合之無異詞又知書時說古今成敗事
鬚眉爲動崇禎二年己巳年己六十際董大成亂大成亦邑人恃
勇好亂敗產多結惡少會妖賊李不知何地人能術煽齊民成陰
受約爲從有招遠許湯殺催稅隸叛據腰山成與湯夙盟疑不定
遂出城散徒掠人爲盜三日得三千人聚邑西劉家庄待與俱東
去芳居西南一里成率騎至其家芳不避爲開陳大難不易發嘗
早寢不應反迫與俱芳度其黨已發不可說又徒死無益倖應之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七

一

且給之曰汝事舉三餘日矣官軍得無知者三千人而抱頭聚若
軍至何以應成曰奈何芳教以分爲五北者近芳居賊腹心則居
中十一月廿三夜晦不見人芳喜潛至其東南西皆語曰官兵至
矣吾儕皆良人今無死所如聞戰鬥聲宜各爲計掠人皆惶迫不
知所爲芳因至中語曰官軍已至成村後矣宜力敵勿怠大成及
諸腹心俱鹵駭不知兵皆慙而強諾焉芳又說其北近居者曰官
軍自南汝等宜大呼示人衆至便挺擊勿失亦應曰諾因大呼居
中者聞呼亦大呼引入北向挺相接濶擊焉其東南西聞呼及戰
鬪聲大恐亦大呼盡逃去戰賊聞呼亦亂逮辨聲論爲芳計而成
已偕從董平馳騎遯東埠尋而告語之怒回呼芳芳迎之途曰我
爲汝練兵耳成曰汝亂吾兵何練爲芳曰汝新集兵不可戰試恐
以官軍走矣況親至者乎欲圖事須入與我謀因延至其家成與

衆賊因人多逃皆搖亂無定見遂信之芳欲堅其入曰兵未散者尚五六百人可駐我門前但腹心入與謀成遂及其腹心六七人入芳爲設坐具燈火笑曰俱饑矣我具食芳三子長別居次涓經抱布貿涓明稼花草竹木以生時長子之子春在焉芳出屬經視前門明視後門矯賊令勿使一人入屬其孫從之孫問所以芳曰賊入我彀中矣待就食我從旁砍董賊死我雖老尙健可敵三四人魁死餘鳥獸散不足畏卽不幸爲賊殺舉家以良百姓殺賊死不愈于作賊死乎汝勿語諸婦人但促具食芳因入酌酒董賊前又徧酌諸心腹以麥湯飲之成等皆就食惟一賊魯東明者不食持鐵叉立成旁目芳芳疑之因自思曰過此瞬恐無及吾當并斫之因出其衣下藏刀斫大成未及東明格之錚有聲大成驚拔佩刀起迎之諸賊皆舍食起拔刀芳知不濟持刀趨出門呼馬安在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七

二

得賊馬聳乘之大呼曰人或逆我死矣于是群賊隨出大呼曰圍之勿令走門前諸賊圍之數匝芳力斫殺三四人馳數十步群矛環刺焉遂墜馬被縛乃入收其家當堂中亂婦女多走時賊約不掠婦女多混隣居以免其長孫亦走免惟涓經涓明被執孫三人亂殺死盡焚其廬舍大成以兵環芳并其子罵曰汝何爲計殺我芳曰殺汝不中命也但早死耳賊怒罵曰何易求死命取水灌三人寒凍之群刺以矛體無完膚遂剗心剖腸終無餒詞芳旣死賊衆漸集又遣人分掠得千人廿四日遂攻邑城廿五日又攻皆不克後遂益賊至五千人圍城焚外關十二月登兵至與戰賊敗走追殺平之大成同左龍西皆走出至蒙陰縣典史王擒殺之梟其首傳之邑懸示焉典史山海關人左子曰董賊之變余時爲諸生聞有賊士民皆乘城賊方駐西埠外久不來攻城至夜聞衆呼聲

城者曰賊其有恐與不知芳之爲也芳以野老未沾大官斗米而散賊殺賊以必死謀賊何烈也韓愈論張許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方滋之寇蔽遮江淮阻遏其勢天下不亡其誰之功余謂萊陽門未及土賊乘新集之勢卒薄城下事未可知夜散之殺其勢而緩其攻以益城中一日之備遂得獲奸內靖衆夫余嘗拜其墓見三墳爲之流涕因過其門廬舍皆燼孫十四人賊殺其三餘者皆垢敝妻王氏年六十餘依墻結茅以居乘軒者未嘗一問匹夫之節不亦悲乎

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解公行狀

崇禎五年十一月懋第來知韓城公方執史太夫人喪進弔諸堂公匍匐帷之傍孺子哀後造請權邑利病事固不出使人謝久之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七

三

出語惟答所問骨見素衣詢太夫人病暨葬淚沾濡察其言養民治兵皆本忠孝之旨余退而敬之已聞公病六年八月余行闈中役道聞公卒公之子太史十月自京師跣歸七年卜公葬以實錄屬吾師衛仲玉先生命余狀余悲之曰余吏茲知公又師命敢以辭按錄韓有解其始祖進自稷山徙十二傳至齊齊生鋒鋒生來聘贈侍郎公之祖也來聘生公父贈侍郎自克爲瑞亭公生五子皆史太夫人出公諱經邦字叔憲童而補諸生弱冠舉鄉始迓張夫人歸中乙未進士初知嶧縣嶧皆山難農賦急貧則徙且盡地益蕪公曰無民誣賊無地誣農不招農誣地不捐遠誣招誣之道不可以治爲請蠲積逋緩其征民乃稍稍集卽爲建屋市犢具耒勸民還耕計創官庄三百二十七開第二千二百二十四頃有招墾之議十荒迪之議十省刑省罰之箴二皆成書讀其書令人仁

惻而當日致百姓如何也嗟乎賦苦民非一日行司以物額賢緩
急寡節又賦外罰淨罪咸可離民志識者憂公知之欲余齊魯間
人試登嶧山望孟氏廬思其欲所以仁義天下不越耕耨省薄歛
語吏治豈多端哉已移繁大同縣古雲中蒙古諸部落出套即涉
其地制撫鎮皆設焉公至廉張鎮剝軍精上制府罷之三軍驪又
宗兵民雜處難治皆以公約斂制撫左右倚匈奴牧者不敢南報
最錫勅命已入爲戶部主事于行籍鍤金八百兩畱饗軍入則督
海新二倉塞諸寶節羨六萬以富庾橐無私守則然大司農重之
會吏部缺第一公公以無所屈陪者中陪者以吏部輕公以不得
益重爵豈能重人哉已執瑞亭公喪禫後猶徘徊墓間不肯出以
史太夫人命始出補禮部再陟郎中錫誥命峇代藩渭莎訟幾易
樹公爭之謂莎退臣將進臣將退不敢私非其人尋爲易州兵備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七

四

參政東鹿故苦盜公至盜悉平陟陽和道右布政當首卜素爭不
貢七年賞夷使二年淹大同不前公則嚴設備以威以信示兩酋
咸弭再受賞出又騰書酋順義王約三事曰一無爭賞失王子體
一無稽貢以悞市失十五部窮衷心一無以已蹇成人順中素酋
挑激卜譯讀服獻馬謝兩年之貢皆至酋長因與十五部納牒制
府願借公撫雲中謹奉約會推公宣府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諸酋失望貢又不至宣古上谷肩背地兵驕惰風積沙城下有與
喋平公令浚其積城屹然令將各以朔望按部拔尤肄缺補之數
月甲皆精諸部落嚙指戒獨石八路值違有事徵天下兵宣旅甲
天下事棘公再發兵三千衛京師衽甲待大司馬奏旨嘉公風諸
道得錫誥會加公兵部右侍郎經畧遼東公且行家傳史太夫人
病且亟公三辭之曰臨事不避臣之職亦臣之心也然母病濱危

臣方寸亂曷所憑以許國古之人有行之者管仲三戰三北曰有老母在君子弗怯也臣高堂不任風燭與仲同臣之當辭者一嚴峻代魯肅督兵陸口固辭以樸素書生不閑軍事呂蒙代之衆喜峻能以實讓臣樸素之短與峻同臣之當辭者二周瓌爲三司使不拜曰自知才不稱職甯以避事猶勝負寵獲辜許之臣自知之明冒寵之懼與瓌同臣之當辭者三疏入遂鑄秩歸侍史太夫人病史以安嗟乎溫矯當約陶侃創廟設壇讀祝文流涕感將士率卒數萬指石頭城破賊爲晉忠臣至今稱說而卒無解于絕裙一行君子以爲忍也然則公辭所不能宜矣夫辭所不能亦君子之事當公撫宣時降口陷遼陽廣甯口以蠢蠕移關再徙宣公疏曰遼羹弗懲宣突可使再炎奈何縱百十豺狼於內地俾穿山海踰居庸習陵京險塞上命分羣口甯夏諸鎮以遠之又甯武援兵離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七

五

雁門卽肆掠入疆囂公則以練甲三千壁郊取罪人曰不戢且殲皆懼甚縛八人立置之法以一繡鼓導之疆外疏請天下援兵所過制撫得行法上是之公豈不能者哉誠心乎母而懼悞君之事也壬戌歸十年史太夫人卒公哀至毀卽病病未一年癸酉亦卒嗟乎公死生于母智勇誠有所不能用矣公退當時屢疏薦欲竟其用知公也退未幾上覃恩復公官又以子太史晉階通奉大夫年六十有三於戲韓之來遠多古人漢司馬子長蘇子卿墓皆在焉瞻拜徘徊間如起其忠孝文章而與之語余令茲爲民生未嘗不思思之未嘗遽行見公仲少司馬季戶部子太史常商所聞皆仁人言惟公止一對語噫史太夫人旣卒無復尊公意益以年而移之作忠據其生平大概必能爲天子驅除敵氛用所未足古人言孝始於事親終於事君公竭其始而不獲其心之所欲終歛世

豈有棄富貴就人子如方壺先生人子以事親忠臣以事君豈有他哉公有安天下之心至自呼嵩盤以寓而人之云亡不克竟鬱鬱以息君子悲其志矣公孝有至性瑞亭公走四方居奇公孩每伏臘歸擁膝泣哀史太夫人余所見也少俱伯仲學能敬伯辛丑進士以省諫爲廉憲使仲亦辛丑進士卽少司馬愛兩季教之季戶部其一又季入太學教子手條古名臣疏議示之太史初通籍則教以敬身愛爾鼎余先嘗晤太史于京師敬其論議知學有本次二子各以文知名皆公訓公爲人廉自約又能愛人所至有惠政家無私未嘗以杖斃人命又好施人多賴以舉火所在多以賞賚鼓倡人立功名韓有寇警公偕縉紳先生謀以禦敵者禦寇不敢犯好讀易春秋盈虛邪正之間數致意文爲其質而可行者所載辭官散敵疏戒酋約其概見餘疏議箴類太史有家乘不備載

乾坤正氣集

卷四見

六

懿行多亦不備按太史錄擇其大者與余所見于公及聞諸邑之人者著狀公生隆慶辛未九月初五日卒崇禎癸酉八月廿五日配張誥封夫人前單縣令張公國光女生男三長允樾戊辰進士翰林院編修娶薛前太常卿薛公芳女贈孺人繼衛太學生曷女封孺人次允標廩膳生娶衛儒官自謚女三允槐恩選貢生娶程庠生毓儻女繼陳儒官養濂女女二長適太常薛公子庠生惟緒緒不祿貞表其間次適張孝廉文庚子庠生毓袞孫男八光纁庠生娶都諫薛公國觀女光綬聘御史衛公景瑗女御史公卽吾師仲玉先生也光綺聘吏部衛公先範子庠生蓋臣女俱允樾出光纁庠生娶庠生衛景旦女光絃聘前戶部衛公岑子庠生邠開女光紳亦聘庠生蓋臣女光綸聘知縣孫公必達女俱允標出光弼幼允槐出孫女六一許聘衛孝廉一臣子士奇一許聘衛孝廉之

瑄子允誦四未聘曾孫女二一許聘開封司理衛君禎固子一幼
封御史衛公暨配程孺人行狀

公諱自謙韓城人其始祖全自河東徙韓之禹門渚北村家焉全
生德粵六世及希懷公大父也希懷生久敬有五子公爲伯公父
以德隱居奇四方而依仁義公獨好書出就傳讀親執爨火爲飲
食列諸生有譽自以爲學不足思交天下名士廣其業捆詩書走
京師入太學與燕趙齊魯江以南文章之士友學日益名以知京
師字子益又以虛宇號焉大司成徐公憲卿讀其文奇之拔諸生
高等試于秋不偶歸其先子早世諸弟幼無以奉母勉仲叔出服
賈獨與季學侍御公時四歲已能讀書孝經論語口教之歷歷能
誦公欣然侍母讀書教弟兒爲事越二十年侍御公舉于鄉而公
母年八十老矣以命就南太平丞非其意然爲丞一行所學破丞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七

七

習不以役羅人民安上官賢之委涇署又破署習皆有奸民何姓
夜發汪少保塚藏其父骨事泄豪族護之吏莫敢問公治如律有
矜好操短長挾吏曲爲地公弗動時有署官執法欲行取之謠益
諷也公名以益著會丁內艱歸遂不出侍御公成進士筮李維公
兩赴維天子以其爵籥公侍御公入京師拜侍御迎公公不肯至
京師但以書戒曰勿阿克爾爾職勿瞻顧老人侍御公拜受之持
書泣已而亟請歸就養不獲奉命代守畿以南侍御公泣就道會
天子又以其爵籥公爲御史侍御公事竣將歸養公卒于家於戲
侍御公余師也余又韓城令先是余謁選人來京師會師請養不
得泣告余余令茲猶及登公堂長跽執子姓禮公前公卒吾師歸
泣告余曰先子有懿行弗可泯先子孝篤諸父分所有諸父以悅
大母余舉鄉戒勿狃小成爲進士責以天下事李維聞枵腸聲輒

歎曰司理法官也不法不理不清不法兒識之又泣曰先子剛介與世無取人不可奪以私與人信好施急人困常傾橐不與人修郗侍六十年無日不以自處者教兒余佩不敢斃先子教也又大泣出所記實錄手余曰狀之余門下士不可辭余嘗登禹門巔俯瞰兩崖巉削若門中流黃河之水大禹斧鑿神奇恍惚可見公家潛北村東南處焉山水之氣多鬱爲君子里固然余公家門下士公家天部史館孝廉兄弟子姓諸君極一時之盛余皆得而觀公懿行耳日之蓋詳綜公實錄所謂孝友廉介君子也詩云其直如矢公有焉公生嘉靖三十四年六月十二日巳時卒崇禎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卯時年七十有九配程氏年十有口歲歸公公諸生時讀書與吏清操皆與力生侍御公教之嚴與公相濟俾有成以侍御公再贈孺人生嘉靖三十一年九月初二日子時先公十五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七

八

年卒萬歷四十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丑時年六十有六以其年十一月十六日葬紫山祖兆之次已有誌銘繼配董氏公兄弟五人次自專次自字次自謚季自諧卽公與俱學者也官山西布政司都事子一卽余師名景瑗天啟乙丑進士山西道御史娶主簿薛公懋勳女女四長早卒次適生員李國珣次適生員劉信古次適舉人梁元子梁本材孫男四長人龍邑學生娶兵部侍郎解公經傳孫女次士龍邑增廣生娶經歷李條女先公卒次見龍邑庠生聘給事中解公經雅孫女次時龍聘都御史解公經邦孫女孫女三長適生員解相明次適刑部尙書薛公貞之長孫生員薛允治次字編修解公允樾之次子臺升曾孫女一士龍出茲侍御公卜子崇禎七年四月十九日葬公于前葬程孺人之所孺人耐焉

先大夫暨先宜人行狀

嗚呼先府君胡然而遽長棄不孝孤七十有四年目明耳聽手足強利如少壯不一須臾杖抱痾日餘胡然而遽長棄不孝孤嗚呼痛哉不孝孤二人晝暮攀號無由再見府君顏色輒相與陳說府君天地間矣二人晝暮攀號無由再見府君顏色輒相與陳說府君容辭動靜以至性情嗜好之微及所聞於諸伯叔父鄉里故老道府君稚年束髮事親友昆弟讀書之情狀與夫諸生孝廉歷年宦蹟凡夫屈伸進退順逆之感不孝且謂府君精神所在如見府君泣血筆之書使府君精神常留不沒先批張宜人先府君卒同具狀中庶君子讀其辭有所感而錫之一言得藉以不朽府君諱之龍字用化號雲樓世季陽居邑之杏壇里祖自原始原生盛盛生高大父方方二子長文昇卽曾大父居奇四方而行依乎仁義以德名有異徵載邑誌中曾大父三子長諱奎仲英萊彥長卽先大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七

九

父字亞夫號首軒布衣不事詩書檢身飭行忱然任名教好面折人之失鄉里畏敬之德行實追曾大父以府君累誥贈奉政大夫先大母劉氏累贈宜人先大父三子長卽府君仲父之藩歲貢光山縣主簿季父之頑選貢鞏昌府同知府君生嘉靖二十九年庚戌秋七月之十日壬辰生而端凝不爲嬉戲年五歲始言八歲知讀書從季大父彥十二通毛詩陸慶改元丁卯府君年十八學使者鄒公深性命之學奇府君錄爲庠生第一明年戊辰年十九再試擢第三爲邑學生志愈遠先大父起家布衣不饒於利常借人書又苦不能盡故自性理通鑑左氏春秋以至司馬遷班固老聃莊周列禦寇之書無不閱其辭手自校錄蓋至今遺紙纍纍盈笥好讀左氏傳國語性尤好楷書以故爲舉子業清逸典秀時賢所不及書法亦高一時是冬先妣張宜人歸府君萬曆六年戊寅年

二十九始易令諱府君故諱之屏字用嚴號桂樓也文宗周諱同
府君因易之試復第三邑令邴公鯤甚識府君國士之感府君終
其身不忘明年府君年三十舉於鄉六十名座主御史錢公岱房
師泗水令張公汝賢是年諸生卷猶用墨府君七藝無一筆簡張
公出語曰初閱公書卽知公德器文逸且雅二三場典而瞻知公
之才與學與識以公天下志膺首選所憾公五策雙書觸禁去卷
角予以收公爲幸不復論低昂然亦不敢前公錢公毛詩大家尤
鑒府君四經藝以故獲中府君嘗言是年初場昏且憊日午未成
一字惟睡不止夢一僧皂服肥矮頂無帽持杖促予起若是者三
起爲文初不迫抵暮竣厥事矣予不知何故後寓地藏寺地藏如
夢僧狀嗚呼此亦異也明年庚辰三十一困公車歸從季大父讀
書如諸生府君事先大父大母孝怡聲下氣和顏色少至壯無遷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七

十

改白首時顛遺容或形夢寐及春秋霜露五穀果實生熟之際道
先大父大母生前言語行事未嘗不嗚咽泣下處仲季篤恩義不
言財利事仲大父季大父如先大父仲大父五子之宜庚辰進士
御史之有乙酉舉人之似癸卯舉人知州之武丁酉武舉守戌之
注國學生經歷季大父一子之俊府學生府君處諸伯叔父一如
仲季父交相好也以故伯叔兄弟歷六七十歲一無間諍己丑府
君年四十冬十一月十二日戌時先妣張宜人卒年亦四十宜人
生嘉靖庚戌夏四月十六日戌時外曾大父戊子選貢初授山西
絳縣主簿陞絳州同知彤光諱霞公孫女外大父邑庠生恩榮壽
官北莊雲慶公長女性婉順事知大體奉舅姑御妯娌能承府君
志府君孝友宜人與力焉卒時不孝甲十有六年且三女亦皆稚
弱明年庚寅春葬張宜人時未有誌銘夏母宜人陳氏歸府君外

大父甯海衛指揮僉事心夔陳公治安也宜人其長女乙未府君年四十六秋八月二十三日丁大母艱哀毀備禮以孝聞明年丙申冬葬先大母丁酉服除戊戌年四十九府君凡六困公車爲孝廉貧且固嘗請大父曰兒雖不成進士行作吏今請得以異日祿俸貸諸人少奉菽水大父艱然曰爾不欲爲廉吏耶今所貸幾何異日償息且倍下車未彌月而持券之人至雖欲廉吏得乎以故府君二十年孝廉謁選不負人一錢終其身亦以此能爲廉吏仲大父慷慨士多奇行季大父長者府君念先大父春秋高因筮任爲大父邀一命受教仲季大父仲大父曰直哉勿阿季大父曰悲哉今坐堂上皂隸之屬斃人杖下而令不知府君佩之行故每以慝直獲罪吏二十年不杖下殺一人謁選得知縣或教以投刺得善地府君曰進身之始豈敢首爲厲階十室之邑皆可治也夏五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七

十一

月除授順天府房山縣六月至房山聚其士大夫父老擁商利與病僉曰邑小且僻民樂無事近礦使者皆中貴人大害民令不敢斬府君曰此亦令之過也僉蹙然曰其禍烈府君曰受其事者當其禍矣又曰粟多金少催科急不可得金民苦之府君曰易緩急之間耳約錢穀之大數而刻以限應千金者限輸一金易爲力此吾邑令祁公嘗行之便請奉行焉士大夫相與揖謝父老皆叩首曰此父母我矣居頃之中貴人張隆者至貪而暴取富人金否則指其廬舍爲礦者所邑民劉智者且將罹患府君怒捕其從者下之獄不復禮中貴人中貴人憤憤去時邑令多以抗中貴人至逮繫邑人涕泣惕以重禍府君慨然曰下車之始不云乎受其事者當其禍矣此冬十一月也明年己亥年五十春正月錦衣使者至挽檻車載鎖扭且大呼逮令剝啄邑門且碎會府君霸州未歸住

公解懸詔列檻車扭鎖于庭待府君府君歸在途問之笑曰我固料有此慷慨于道易素衣命駕行士大夫父老皆迎垂淚泣府君曰人臣身非已有亦復何憾獨父老必不堪然知大義不至恨我因棄輿偕士大夫父老步入邑赴公廨竟不復至私署邑人涕泣聲徹城市入爲拜稽首俯伏聽校數人列左右邑人皆跣集階下錦衣首讀房山縣知縣玩旨蔽奸等語故遲其聲聞者皆無人色旣云念其初任姑罰俸六月以示懲府君起拜稽首呼萬歲邑人皆呼萬歲聲若雷蓋張中貴以忤旨誣奏犯上怒旨自中出錦衣但奉中貴言不知何語實據爲奇貨府君退宴召勞錦衣舉卮向曰僕性不妄取囊無金贈止此卮酒錦衣意色殊惡時邑人集階下于萬府君抗聲曰邑人且盡在此貪廉無以欺汝有餘金不得歸骸骨邑人諾聲沸騰錦衣爲短氣度不能奪相與率鬱鬱去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七

十一

且指府君乘輿欲以爲贈府君曰僕爲人無長物幸從大夫後不可徒行嗚呼非神宗皇帝以不殺爲恩府君不知死所矣惟時上下咸嗚慄寒栗府君夷然也京師公卿咸以海忠介相推焉由是稍知名廉且益甚理訟必持平理所不可上官不能撓以私不復論薦紳然交薦紳上官一以理不諂亦無傲氣訟紙不責錢罪者杖遣之計錢穀如解數少溢則按司者法以故中貴眈眈思有以報不得春三月迎養先大父大父至謂府君曰聞兒抗中貴免無罪罪不免亦我所喜居三月歸府君泣別六十里之岐尾高邱涕泣流連望竟日乃還明年庚子秋九月調繁良鄉縣御史黃公紀賢知人重氣節甚敬禮府君薦循良第一見良鄉煩雜地冠蓋車馬望道路人無堪以屬府君房山人走京師冢宰之門如市不可得留冬十月至良鄉一革其故民樂之如房山令邑近都凋瘵萬

狀令或持四方協濟金各不予責富人使來自權要所符如價券
額外無所遂輒鞭馬卒至闔公門無所懼以故民富者貧貧者至
死令亦不樂居府君立以法徵車馬不令額外出一錢濟金至則
給不足或出祿俸後以丁先大父艱所出不貲竟棄去不問居無
何有侍郎者至邑府君謁侍郎使者鞭馬卒道旁膚幾爛府君怒
往白侍郎府君性慈和接僕隸無厲辭然意有所不能降必至形
顏色侍郎望見府君顏色變乃盛氣待府君慷慨曰令爲父母民
皆子弟矣大人使者箠令子弟且死不敢以不告卽命挾道卒至
侍郎氣乃降嚴治其使者謝有罪自是上官使者歛迹會張中貴
得罪下墩鎖以故中貴人往來亦相戒曰此令嘗凌張監上不罪
勿犯邑因此以不病明年辛丑府君年五十二冬十二月考績程
所罰始三歲也薦十有八明年壬寅春三月膺敕命封先大父爲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七

三

文林郎贈大母爲孺人府君及先母張氏母陳氏封贈同焉是月
十四日聞先大父訃府君慟幾絕長途號泣聲日夜不止府君作
吏欲邀大父一命行請歸養竟不能須臾待府君垂白終天之恨
如一日明年癸卯秋葬先大父府君之歸也素車皓皓行李蕭然
橐如傾至貸穀爲食甲辰服除冬十月補河南開封府陳州西華
縣西華界陳蔡許潁邑之來遠女媧城高宗墓箕子臺皆在焉地
曠衍五方之民來居漸久而俗奢十二月府君至輒爲風俗慮明
人倫尙儉素鋤奸梗崇文好士居月餘華風一變其地三面濱河
多水患張善口者界扶溝雨潦河決邑人皆巢居雖種禾黍不復
得食華人病實便扶溝扶溝指所決爲古蔡河斬入塞令亦多遠
巡不爲府君於明年乙巳春二月奔走水濱累日得其狀上官前
面白扶溝令曰蔡在陳之南華自當陳西北新衝爲口者道爲河

何得遽指爲古華獨非民欲舉爲魚下吏來首請此不可得則不敢覲然一日居民上請辭上官是府君令扶溝自澹其水故道府君躬畚鍤率居民老弱皆負土石具餼糧相勸助自是危隄屹然水不泛民獲耕是歲大稔邑西南爲小密鎮達潁湖淮邑之逐利者廣至權其稅初不過百後積至千餘民蹙賈人亦漸稀府君曰勢窮數極安可以不變去其應稅之半著簿書時有華封一載六事修之謠冬十月陞延安府同知邑人涕泣攀轅不忍別皆繪圖畫賦詩歌送府君先是有上官來邑繳取紙贖金實無金乃欲劫府君私取藏中金府君持之堅不肯因陰中傷府君賴當事者持直道獲止明年丙午春正月到延安二月移駐榆林衛厥守錢穀榆林延袤黃甫川饒陽與固原形勢相依倚咫尺敵望皆沙漠不生五穀健兒數十萬皆勁善戰騎十餘萬芻粟金錢之需歲計數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七

四

百萬敵又來一士不飽固不可以戰府君到先治軍按籍持籌老且孱與豪家奴坐糜錢穀皆汰去一時衆論譁然府君不爲動倉庾老猾吏盡去之不令爲漁每出餉集士卒階下唱籌給人人得歡故度支六歲士未嘗不飽戰以益力明年丁未飛輓偶失時三軍譟聲動天地不可以止府君輿往撫之曰汝曹坐亂死孰若殺敵死金錢如河漢且暮至矣饑索食亦何罪三軍寂然府君請別鎮餉給之變乃止時中丞涂公一從府君議故涂公與府君共事爲師生敵悍而狡歲受欸賞去復來責之則以賞菲惡報涂公因以欸敵屬府君有人挾重貲私來結府君歡詢之市賞官也府君怒却之曰若輩乾沒致敵怒皆坐此耶其人惶懼退斥不用市物必精好期日監敵北臺下盛兵據臺而陣文武皆戎服從敵盛兵來初不見入欸角聲甚烈若戰狀人皆失色相顧府君呼其譯使

者前語曰市賞者我物情好非常歲欸則持去然我亦可餉健兒腹皆果然否可以戰命取諸物示精好而三軍抗聲請戰已而角聲漸北酋長數人請啟關入布帛錦繡五彩爛然列留之筵酒肉豐旨酋長皆甚喜起爲歌舞叩首謝死罪欣然載其布帛錦繡去因貢獬皮善馬時人以爲非府君司其事且致變已酉府君年六十春正月考績薦十有六以殺敵數受上賞秋九月復膺誥命先大父暨府君進秩奉政大夫先大母暨先母張氏母陳氏同爲宜人明年庚戌庾中故事出入有餘羨以歸司者府君皆別所貯之不復動居五歲所貯六千石人皆不知所以會歲大凶四方來者無以食府君曰吾知用貯粟矣出其粟粥以食饑民粟爲盡賴以生者衆竟未嘗動公庾人皆以爲難杜公松爲大將軍其人勇於鬪廉且愛士然少儀文不肯下人貴如中丞公常見屈接府君未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七

五

嘗有傲容嘗置酒飲府君酒酣起謂府君曰我出遇敵健兒貫甲從常從馬上道公德我因之戰氣百倍多殺首敵因解佩劔于筵上贈府君語人曰我接左公不覺氣折先是令房山霸州王大司馬遜卽楊椒山先生入獄時許姻椒山者也性少許可不見賓客投府君刺卽扶持者出曰老夫病不接州刺史聞公抗權貴吾輩中人歎語竟日府君歸爲作數日喜曰吾見楊椒山親家來登其堂拜其人而接其歎嗚呼府君爲人所敬禮類如此辛亥府君年六十二冬十月陞南京刑部廣東司員外郎行日三軍皆泣乞遣愛至十易其靴來者如林府君輒辭至有捧雙靴馳數十里外號泣追從易者明年壬子府君游四方八易歲月延思故鄉道歸里陳牲醴泣拜先人墳墓前告以帝命居無何詔遷本部河南司郎中春二月至金陵大司寇丁公賓一見稱長者有獄疑府君釋之

丁公輒從府君性篤至不欺人以言聽訟訊則獲然善惡愛勸罪人其人已自不復生氣躊躇數四乃已囚居於獄常致勞問飲食令良鄉嘗以公至房山治獄囚望見府君來皆大號呼驚邑令故入佐大司寇多所平反郎署閑無事常手一編晚尤好莊周之書與李卓吾先生初潭集有喜則書筆墨淋漓自得嘗言金陵殊快湖光千頃秋香襲人閒暇得共諸寅嘍新茗日圍棋常謁方正學先生宴飲其側如起其人而與之語冬十二月齋元旦表入賀會明年癸丑大計吏計闕陝至府君無異辭人有以私怨中府君出私搗袖中三大老皆爲艱然曰不於公於私不可以服人不顧已而又以爲言至再三大老色變躊躇簿覆反如葉移時書曰外無露章內有陰揭權從舊職于調嗚呼罰俸則曰姑調則曰權朝廷之上似不忍於府君者何與此春二月也府君初不愠曰是遂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七

天

我泉石之願矣陸辭旋里學老農課桑麻禾黍教不孝第與甲兒允昌讀書先是仲父之藩以直忤上官去光山歸府君乃與約諸生孝廉時共詩書相與友善與夫龐眉黃髮之老及宦四方歸者十餘人結社易旦暮聚圍棋飲酒府君性不多飲好圍棋晚年尤甚日至數十局每當草青木茂花朝月夕亭榭山水之勝未嘗不攜梓其間笑飲竟日爲樂丙辰府君年六十七里中三歲皆病大凶貸穀食如歸自良鄉令府君口不言利居家不治生產好展人亟宗族朋友祈輒不阻又不求見德爲吏絕不取訟紙錢左右以當得動府君府君曰五斗之外孰爲當得我愧而不能爲也清介類如此以故宦十歲饑輒寤食初歸已無復進任意是歲春正月出補永平府同知夏四月至永平永平古北平地四路邇敵穴山海關出其東百里歲米豆之屬石十萬芻百萬束以供軍士地隘

民貧而役煩俗叫悍芻粟難爲力故責之群有司郡佐受成數不假以權然有不足則獲罪以是歲常不足而郡佐皆坐此敗府君請曰勢無歸則其數不齊得身其任罪乃甘遂假權焉又曰難哉緩則虞通賦後時急則民無知階之厲也酌以限如令房山督使者需人一飯按以法豪家抗輒擊其僕黨治獄尺牘如山不顧欺隱包攬之病種出以故民不擾額餉亦俱足明年丁巳秋八月署北平太守事攝篆人往爲逆旅尙模稜急竣事老吏乘新故出沒其中竇百出府君剔奸舉廢不餘力先師廟久圯府君捐俸一新椽桷製琴瑟鐘磬祝敵之具俎豆間楚楚校文章重德行士有禮樂風刑簡罰輕賦稅薄而緩凡十閱月訟獄稀農樂商賈歌其途四履謚然府君勞於公未嘗迎家室明年戊午酋奴梗順府君曰國家有事愈非士大夫歸聘時也終府君居北平時陳宜入不一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七

七

至官舍夏六月御史王公象恒付府君綜覈之任登車攬轡所至肅然王公甚知重府君言天下事正須廉直長厚如公者耳冬十二月署灤州事灤州濱海不百武俗健悍喜爭訟府君至持大體一切鈎筭驚擊之政皆黜不用一與民休息而民亦以少戢時輸餉遼左耗失小民苦償府君毅然請諸上紙贖金皆許之因捐祿俸足解額不問之民初至灤官舍戶皆重局則曰有鬼物府君曰鬼何狀我將觀焉強啟戶入吏民逡巡隨色皆怖堂上有積雪府君令埽除之召郡人士張樂設飲其中夜輒開戶臥久之一無所怪祟亦遂絕明年己未府君年七十夏四月考績薦十有三書上考例不重膺誥命至是筋力不堪勞苦又爲小人所媒孽喟然曰吾嘗讀淵明傳年四十令不百口厭鄉里小兒竟賦歸去今七十矣誰復戀此五斗米因以病請骸骨適值遼左潰京師咽喉山海

北平實距其西衝遼左餽餉胥仰天津而東來舟車絡繹往來出
納府君實司之北平道袁公應泰曰天下方有事賢大夫未可高
臥乃視事泰昌改元庚申府君拮据水陸初議海運患道迷失府
君于諸邑濱海岸築高臺立以竿日旌夜炬令漁人小舸往來引
軍艇前道以無失軍輓山海至輒納輒輸于遼不少留先後轉餉
數十萬石無所疎虞然日夜旰山海更以道路奔馳海上濕氣浸
漬憂勞並萃至冬而府君病矣不孝甲子允昌冬十月病死于家
會從叔父之似亦以勞王事卒遼左嗚呼府君老且病何以堪此
今上改元辛酉府君年七十二春正月足病甚不能視事請骸骨
北平道杜公詩太守陶公珽固不許書凡二十二上會陶公遷密
雲未行因議遷府君太守旦暮疏上邀府君出府君曰生歸里足
矣吾棄二千石徹屣耳陶公乃以文上曰永平府同知左品漉素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七

六

王操厲寒霜筮仕觸瑤汲長孺之懃直急流思退謝太傅之風流
昔司讞于金陵來足食于畿輔五年佐郡僅僮僕爲依一介不
渝蕭蕭琴書作侶適值遼左軍興正爾百責交萃清理屯田逋負
釐別猾吏腳頭人人含膏挾纊區畫米豆芻粟拮据陸運水輸事
事桑土綢繆計勞績者五年有餘列獎薦者二十二次循資以及
丙轉之期可還故物積代又是衝邊之日宜有殊榮不謂足病難
痊遽然歸志不返既未能挽之使畱乃聽其泯沒以去其于國家
駕馭勞臣之典士民攀臥之情終鬱結未光矣查有近例如大同
府同知周之藩廬州府同知賈熙載告疾之日俱加運同銜致仕
今本官資俸適與符合而衝邊勞瘁又爲倍蓰伏冀准令致仕仍
題請運同職銜榮其歸路當此需人緩急之秋少示鼓舞勞臣之
術其於吏治不爲無補矣杜公亦以此上撫院會允道府文題請

加運同銜准令致仕夏四月去北平行色蕭索郡士大夫父老皆泣別陶公設祖帳吉衣載酒崇餞于灤江之右舉卮謂府君曰今日之行可並二疏杜公亦以言贈曰公辭榮於盛世勇退于急流如鳳翔千仞可仰而不可卽也屈里邑人以旌旗管籥迂于城之西府君拒不受寂乘敝輿入人以爲飄然高致二百餘年邑中所僅見會季父亦解綬歸自秦昆弟三人皆垂白首宦四方同歸林下相與尋社中老友因復約高人碩士隱僻山藪或絡繹歸自四方圍棋飲酒如昔日重行誼崇厚道尙禮文名敦崇社邑人士儀式之冬十月以齒德于鄉明年壬戌築艸堂邑之西埜號貯綠堂堂後鑿池一區茂泉水可畜魚植以荷岸有盛柳樹池之北爲前人十椽樓故址府君追慕風流不肯沒仍其故稍新之登其堂四望曠然下臨深池夜深水月瀲灩漾楹楯府君因名其臺曰浴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七

五

月環臺種竹長垣亘畝築土爲之覆以稊茅堂後開牕對池水前後皆種竹佐以芭蕉荼糜之屬花月佳勝府君未嘗不肩輿往令不孝第全友人數輩讀書其草堂館穀之暑月府君至則登其臺北窓設木榻夜臥其上府君常慕陶淵明之爲人每涼風時至披衣當之水碧荷香亦自謂羲皇上人課兒業畢輒讀書至是又好黃帝素問凡性命導引之書外則天中記事世說新語及稗官小說讀校如昔所校有上惟手錄金陵集林石寄筆藏于家明年癸亥府君年七十四嗚呼痛哉不孝敘述至此涕泗橫流嗚呼痛哉府君歸自北平泉石優游病旋痊愈復暑月能燈前作字性不喜僕從車馬出常從一嬴僕非公事不一乘輿常與諸長者攜手西郊尋瓜田菜園禮法之地百拜不爲煩遇卑幼周旋罄折中於禮不以筋力辭白髮朱顏咸謂百歲人嗚呼痛哉秋七月之十日宗族

無大小具衣冠稱觴爲府君壽府君以巨觥遍飲諸少年長筵列坐浮白追歡聚樂竟日十五日俗具五穀果核列籩豆祀先人告利成大父大母遺容在堂府君側坐仰睇淚泣然下不孝二人列坐于前亦悽愴悲懷十六日府君病無甚疾苦但胸臆間悶悶不孝延醫檢術不怡如故薄暮召陳宜人不孝二人謂曰我病不深然後事宜備我年七十四可以言壽矣維時胸次如裂然見府君無疾苦竊疑其語十七日府君早起衣冠沐浴把粥自食醫來猶至庭相坐語人以爲病有起色至辰刻忽索床整朝神臥于正寢喘噁而終初無一語爲囑嗚呼痛哉不孝二人呼天搶地茫然莫控承衾長號五內皆崩死不容天地間矣於府君之生也未嘗須扶几杖盡一日之勞苦病未進粥侍藥竭其力終未嘗奉一語言終身佩之而不孝孤二人又未嘗建立咫尺少有以慰府君嗚呼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七

十

痛哉死不容天地間矣府君岸而豐偉性方正燕居必正衣冠坐泊然自甘不置媵妾服御爲富貴容非所好也擇僕從取其謹樸者馭之寬惟得罪里閭不少貸好恬退不妄求常若有以自得遷北平人或謂有自少意府君曰內外皆王臣也安在親民非職而優游郎署乃賢哉五年獨居宦邸洒然若遺貯綠草堂成府君指以示客曰吾以此當人金谷達觀類如此嘗見忤惡少不爲改容其人後自愧服府君不較也接賓客一富貴貧賤鶉結常滿座數接不厭然貴介稍傲言色輒抗不能受爲吏於豪暴者無所畏而曲庇窮民以此常得罪貴人而貧賤者不聞有怨凡事持大體不苟小性不喜擊斷見能寸可以大有所爲而以科目限每用爲憾嘗自外歸喟然曰讀書不成進士不當作吏供人齒頰且無從自見爲於邑太息不好以議論見長然言所可否侃侃不屈與人處

講如也中實介持不可易氣高邁不可一世而冲挹不露重廉恥好節義初至北平先具羊豕謁伯夷叔齊里瞻拜徘徊以爲入其廟使人名利之心頓盡依依不忍去然後詢所守守榆林時嘗賞獲口首健兒一兒李武者受賞已泣而辭曰此余友所得也得以予我而復馳入取首敵竟不還雖無知者我何忍濫若賞府君曰義士也以賞給其友妻子而自出其賞如前數給武榮以幣帛請于上官旌其門府君凡所重皆此類也見人世事有不當輒憤憤然爲不平至廢食寢常爲不孝言古今人忠臣孝子貞士殺身成名舍利取義之事曰丈夫至此際須勉強爲之能自立者爲豪傑耳驅車再出而人不以爲貪捐貲卻餽前後不計數千金而人不以爲矯嘗有群乞兒誤爲盜府君罪其一人善遣餘者而人不以爲寬獄有妖民十餘年不決當道貴人爲解府君立致之死而人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七

三

不以爲忍嗚呼可得府君之爲人矣里中老人言見府君年且久結髮諸生以及孝廉爲令爲郡佐爲郎以至于老且致仕歸得失榮枯六十餘年未嘗少得其變遷意噫亦難矣庭居燕坐嘗謂不孝二人曰舉孝廉後四十有餘年二十年居鄉二十年爲吏居鄉恂恂惟恐得罪於人曾未聞人以我驕抗責我以無禮亦未從邑父母干以私致里人怨爲吏凡令三邑佐兩郡郎署兩司獎薦者百有餘再璽書內外經計吏者八不以掛彈章爲人所指摘我實亦不妄取民間一錢從未以私怨殺一人蠶愚獲罪天子不誅疎直中傷而大臣不黜使我皤然白首致仕而歸我所受于朝廷鄉黨者幸矣嗚呼卒之日君子相與弔于家哭諸廟皆盡哀小人哭于市野無遠近男女大小皆爲流涕先是府君夢一僧如己卯夢僧狀語府君曰汝目前一切爲驚寤卒之前一日有老婢夜見大

星如斗墜屋脊有聲流而西去越夕變作嗚呼此又異也府君子
男二人先配贈宜人張氏生不孝懋甲國學生繼配封宜人陳氏
生不孝懋第邑庠生甲娶姜氏邑庠生姜公鑄季女第娶劉氏邑
開封府知府劉公兆文季女子女四人長適大嵩衛學生趙公文
燦長男庠生次適邑壽官辛公桂長男國學生焯然次適邑禮部
員外王公用謨次男欽宇次適邑歲貢孫公鳴珵長男學生茂槐
孫男二人長允昌府庠生先四年卒不孝甲生娶劉氏邑鴻臚寺
鳴贊劉植槐次女慧生不孝第生聘邑學生孫鳳翰次女孫女二
人皆甲生長適登州府遊擊孫承祖次字邑庠生任一鳳長男已
任曾孫男一人起基允昌生未聘今爲府君卜兆于邑西北之蘿
石山去城五里許將以天啟四年甲子冬十二月二十二日遷先
妣張宜人合葬焉嗚呼痛哉不孝孤二人煢煢苦由思府君而不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七

五

見思遺言行以當瞻依援筆悲咽瑣雜無次但不敢爲飾語來君
子諛墓之譏謹以先府君生平大概義所不可雖尊如上官橫如
宦豎驕若敵悍若讜健兒怒若水狂若鬼必不容少濡忍而力與
之爭羶若金穀榮若爵而守之所在有不易則凡天下一切可喜
可愕可趨可避之事府君一以坦然之身付之若剛柔寒暑隨其
分而一無遷就又初不以爲異況所宦去輒令人思鄉頌長者數
十年一日也不孝孤耳而目之府君素心勁節篤躬惠政蓋如此
夫亦何忍泯沒合先妣列之爲狀恐不足以辱齒頰倘君子憫其
意而賜觀覽俾得錫一言於有所感先考妣藉不朽不孝孤死不
朽矣

左忠貞公文集卷八

明左懋第著

涇縣潘錫恩校

山西榆社知縣九十一翁慎菴吳公墓誌銘

左子令秦韓皇皇敬老吳公以八十八翁顧新令于辟呶之館韓萃山水多大年肯無過公者左子方以尊經之學約韓諸生公之子孝廉又相質經義常辨問樂忘身為吏所交其父子間者三年而公卒孝廉以狀因其戚衛文部問銘公幽者于余公初祖晉榮河人爲元將者洪武初遷河西韓土門里始有吳曰道名者始可系曰峇曰經曰學曰纓曰景陽而公景陽之三子也曰永圖惟懷其字生嘉靖二十三年十月十有一日九歲投小學界嵐楚人十二歲卽從其父蜀鹽課所往受易遂寧黃峩江氏知其大義又四年辛酉自蜀歸爲諸生自爲諸生而文章之事無與衡者學使者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八

一

徐魯源氏三冕其邑至令合試別郡邑凡四皆冕王衷白先生圖方諸生以文章雄於公與雁行擅二圖稱公之學旣名于時而卽以丙子舉鄉己丑爲山西榆社知縣邑疲公廉且愛爲起其宿弊以寬和政養之均徭甦驛與教出沉寃百姓咸父母懷之三年直指兩薦聞而或以其過信民窮廉無爲令考下者嗟乎令父母百里如以擊爲成巧爲才善迎人意旨不計百姓將百姓血肉脂髓枵然無復有而令之才華聲譽且滿人耳目間不知于天子寄儒生民社意如何何益天下治亂數而廉則安得無爲信民窮安有過公以是受過豈不痛哉榆民牽衣捧足泣而公之衣物屣屣以一夫擔入者一夫擔出且翩然歸著書又自呼農逸者四十餘年至崇禎八年乙亥卒年九十有一嗚呼是所謂有道仁人耶余令韓之次年大旱求高山深淵初雩諸靈潭雨靈潭之洪爲昔令馬

公渠猶從土人間其省溉效祓二亭趾今頽不可見然其地猶存
余樂之欲以祿築臺效蘇子瞻超然故事歲歉恐勤民未遑過茲
則公竹園也又旱又雩于橫山雨自茲常旱亦常雩而凡雩未嘗
不繇靈潭而橫山公居實在靈潭之西橫山之東以故每繇公居
未嘗不瞻拜長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余有焉君子謂余今日銘
能已乎哉公學有本而泊其嗜欲躬以行之薦紳先生言其生平
未有愠色屏辭而獨居二十年無媵婢之奉又好誨人邑之學者
多以慎菴先生爲歸孝廉君亦未外有師卒十月朔而前一日猶
爲諸孫析疑義朔晨猶逍遙于門與農笑語夕而卒仁人息焉公
則息矣雖欲不以公爲有道仁人不可得也公元配王孺人繼配
倪孺人子二從楷儒官娶王從棊卽孝廉君娶張女一適邑諸生
焦嶧早卒皆倪出孫男六嬪娶陳焜焜焜楷出焜聘衛煜聘雷耀棊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八

二

出孫女三適程毓翰適薛廷翰楷出適楊毓桂棊出曾孫二天培
天增嬪出王孺人早卒葬其先兆之次倪孺人亦先公卒葬河東
兆今葬公河東兆倪孺人耐時寇苦秦孝廉亟葬事王孺人耐有
待也昔崇禎乙亥歲十二月朔有八日余爲之銘銘曰

學以靜仁則在中仁在我祛梵之空守絕物拒慾之攻氣內生壽
考厥躬橫山絕巔望崆峒矯首而東爲水宗濠水之干禮此翁

衛孺人薛氏墓誌銘

孺人薛姓肥城簿薛公懋勳次女世居韓城之南隅里母賈姓年
有十六歸于衛佐夫子爲諸生讀書舉于鄉成進士理雒陽拜侍
御史以侍御公貴兩封孺人公名景瑗天啟乙丑進士山西道御
史余師也余師自拜侍御史惟念父封公春秋高求歸就養不得
奉天子命代狩畿孺人自京師歸昇以將父職孺人克承值孺人

次子暨次婦天哭之病一年遂卒年四十有七孺人三子抱苦持狀泣請余曰孺人將葬請銘余辭之不可余師門下士又令茲曷敢辭讀所爲狀孺人孝婉得舅姑歡姑程早世事繼董如姑且戒家人曰舅老矣安繼孝惟以繼見自勅曰婦不孝子安得孝見噫豈婦人之言哉侍御公諸生時好讀書率以午後孺人勤績聲相將理確陽退食輒詢所察獄皆有恤刑夜以刴告衣物無算獄多人將成公有憂人之色孺人詢則厲容曰恤刑爲客願安所得許多衣物以累多人公意解釋多人侍御時每詢曰御史言官今日有何言拜畿南命孺人歸別曰御史天子重臣代巡狩必力爲之又曰老父菽水子任也勿憂余聞其言而悲嗟乎天下人具有鬚眉欲言不肯言與不敢罄者何量但自爲功名計有憂人心而未確然行之者違違也閨門之內乃有孺人哉余師學得其正一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八

三

言與動準古大臣請養不遂每見余說爲流涕人莫不折其忠孝天性而知孺人與有佐佑耶閨女子時一老嫗持金珠至其家售遺失去孺人獲使追還之孺人卒後四日舅封公亦卒病垂絕又戒兒與婦曰勿怠爾祖又素教兒嚴至以杖好義急親戚之急與諸姑和撫諸甥皆有恩置姬無介色紀內政一疏一縷咸有法度易所謂中饋貞吉者矣孺人生萬曆十五年即廿八日巳時卒崇禎六年八月十有八日辰時四丈夫子長人龍邑學生娶侍郎解公經傳孫女次士龍邑增廣生娶經歷李條女俱先孺人卒孺人哭之病者也次見龍邑庠生聘給事中解公經雅孫女次時龍聘侍郎解公經拜孫女三女子長適邑庠生解相明次適尙書薛公貞之孫允治邑庠生次字編修公允樾次子臺升孫女一人士龍出茲四月十有九日葬孺人紫金山之原時崇禎七年也銘曰

生也孝以慈死人倫之淑其跡諸此望畢如淑所止

祭山神祛虎文

嗟韓之民古稱樂莫如也三年以來死於寇寇既驅又死其餘孽韓民咸苦賊而西北岡陵嶽奇草木豐密爲賊盜出沒數三年幾無農夫足跡而空山寂寥豺虎異類遂與賊盜分域而居子奉命來知韓城憤賊害吾民合募義兵十一路入山窮勦渠魁先遁釋其協從不戮一人而山中清此山中所以有人而虎時時出食人嗟哉韓之民寇稍靖今又死於虎聞之百神受命於上帝惟山有神必受命來治韓之山而豺虎類惟其驅使無不如意敬以羊豕遣祭惟神有靈或驅之異境或制使不噬人人物各安其所神之惠不然非神無靈則物之不受神制也神無靈何以神爲物不受神制則惟有驅除之而已爲令者勢必憤以驅除賊盜者與虎爭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八

四

此百姓神奉上帝命當以制伏於陰余奉帝命竭一邑力而驅之於陽虎又非如盜賊之可以情赦也必殲之乃已然余聞之昔虎有渡河者又有噬人自赴伏死者虎物也夫豈能然當必有神焉以驅之余不敏治績不及古人而爲百姓之心則一余又決神之有靈必能制虎不噬人則必能鑿余爲百姓之心而不煩爲令者出而與虎爭也余且以制虎之德率百姓戴神休奉神血食未艾神力之所能亦所樂也神其有以鑒余矣

再禱于山神文

天地好生惟貴人而聖王愛物不及虎豹貴賤之勢懸然第自蒞韓癸酉歲虎食人第文禱之虎以不食人聞又甲戌狼害農第禱之神而狼旋爲人所獲害息神能物以寧人從令請如響而獨泉山兵之防農耕者來云虎食人或神未及察而有此敬告之神虎

之食人者當殛如殺人例而制他虎不傷人惟神之靈令且率土之人祀報神

祭八蜡文

考之郊特牲蜡于歲終郡邑祀當春秋之仲茲祀何祀先嗇及司嗇及農野苗良也及郵表畷田畷得有事也及貓與虎客之歲山有虎以祀徙今且有跋獸害農尙其驅及坊水庸利也及昆蟲不災也吾祀且祈以護萬生八蜡其通年以順成

禱于橫山文

人窮則呼近天者岑小民之命上帝之心登岑高呼靈雨其霖

禹廟禱雨文

惟王明德紀在詩書童而習之知唐虞以來地平天成之聖人萬世賴焉而未恍然如見其人今來知韓城陟步岡阜遡黃河之水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八

五

而親見大雅所謂奕奕梁山禹貢導河積石所至者遂如親見禹焉念茲土惟王旬水功大著伊始古聖人一生之神必有所結不散於千萬世後王之神其聚茲土耶茲土旱不雨知縣懋第齋沐敢告王三代上仁人君子也不忍民爲魚詎棄茲土民異大夏乎神在天勿小一邑民無今昔殊德豈擇大小哉

祭禹廟文

萬世明德稽古大禹天地蒙虛神幹天蠶兩山屹巉惟禹之門元酒束帛以當祀存

祭城隍禱雨文

維神治韓城於陰第治韓城於陽陰陽一氣相表裏咸欽承上帝好生德以撫綏天子百姓俾勿顛余自壬申十一月來宰茲土見韓民疾苦欲泣三年來流寇蹂躪茲土民遭殺戮十去其二士馬集

粟芻供給富者貧貧者死民之財力十去其三冠稍遠山有伏莽
白晝殺人民有牛不得耕有妻女不得據爲有者比比又兼天下
多事催科如束濕吏傷撫宇心以撲楚民絲穀何有促而相求一
檄之至萬姓攢眉民之生機斷絕十分之中存四五耳嗟嗟斯民
亦可哀矣賴神之休伏莽消滅山中三年不耕之土今有農跡且
平原苗良望雨如飢渴民之生機斷絕十分之中存二三著一時
而已爾余不肖自蒞茲土進斯民而問所以求除民害而寬其力
者不遺力蓋晝不遑食夜不遑寐以求之神之聰明正直其爲民
計必倍切於余而終日密雲靈雨不零民之生機將絕而莫之救
必余不德以致此也嗟嗟百姓獨何辜哉余不德不能安百姓而
又以余之故災百姓百姓獨何辜哉第三日齋沐而後敢告於神
或爲余不德當譴及余身以謝百姓或茲土有冤抑鬱結之事足
乾坤正氣集卷四百八

六

以招災者神當開余神明或發予於夢覺余不憚捐此身以爲百
姓請命夫譴余身以謝百姓與捐余身以達百姓鬱鬱之氣皆足
以雨也惟神聽之

再祭城隍禱雨文

神民之主也民依爲命其可爲者令任之其不可爲者祈之神以
化陰陽衍水土生穀消災眚以降民百福第蒞斯土一年去年春
不雨神降之雨夏雨秋雨雖未霑足擬隣域爲有澤焉民生命幾
絕而續維神休今迫甚矣冬無雪焦土不可下未目所睹人皆不
復人色饑餓欲死而不卽死欲逃而不卽逃戀此區區焦土得繼
微潤猶耕而望食耳今急矣皆令有罪致之令蒞斯土可爲而未
爲者多訟宜息愈繁刑宜措益不可上河崩尙稅解戶未革土風
囂民俗侈未止皆第所未爲而亟欲爲之令有罪百姓何罪惟神

憫慈民降之雨五日不雨則耕愆期十日不雨則土不可耕饑者立死不死則逃令亦安能擁此虛無人之邑以奉神祀而亦豈神所忍哉維神降之雨則斯民有生氣第將借以行其未及爲者而神以爲人所不能爲滋萬物以神明茲土民樂其生盜賊大息凡有血氣敢忘神之休

再祭城隍禱雨文

神民之主韓民苦盜苦兵有三年矣今年春流離者多歸而窮苦者忍死埃爲麥爾而春雨不足二麥無賴上者收十分三而下至失故種噫可悲哉流離者方悔歸而窮苦者至不能忍然猶不肯去而死以埃者以爲尙有秋爾今不雨秋禾種不克入地已種不克出噫可悲哉神將聽民徙聽民死亡而不之顧耶第三月禱雨神輒雨四月將禱之先一日神又雨雖不肯相繼霑足而禱輒應乾坤正氣集卷四百八

七

再禱于城隍文

皇皇祈神雨神輒降之雨自朔日迄于今密雲七日皆神力日雨而土穀之性人之心尙未欣足密雲而雨惟神之力而未足者吏偕百姓誠未至以致此也無麥民何以生民無生吏何以爲民上齋沐再禱于神惟神降之雨足凡有血氣敢忘神德

又祭城隍禱雨文

依神爲命五有年令之心無以欺神神之靈亦心竊識之第至韓無歲不旱早輒禱于神禱輒雨神庇茲土民極至民獲有生第依

命至今惟神恤今有請者神聽韓民瘵六年旱七年大饑遺黎僅溝壑餘八年非有年九年秋水民未遑飽幸麥及于土而神靈雨渥豆亦出土皆勃生三月朔神又降之雨爲隣所無惟神休哉而一月旱多風麥艱于秀豆憚長第自會城歸察苗之性情與士民心皆望神再神降之雨如亟饑渴然第知之而不以告且祈豈知神恤之心哉齋沐三日方敢來告惟神憐民苦察吏之愚誠降之澍以拯羣生

離韓城辭神文

予五年依神休皇皇然恐得罪百姓得罪神今且去與神辭令無狀不克副神之明休惟五年慎催科不敢急憫民窮自飭躬未嘗罰僚屬如我友遇相規不肯陷御諸役如間時制僕不令虐小民事無大小不敢違其心先大夫爲吏十七年廬僅蔽風雨子奉先乾坤正氣集卷四百八

八

先考忌日祭文

嗚呼悲哉日月如邁十有二年父逝兒存一身子然奉父迪訓來知秦縣我父爲令歸無爲殮兒矢奉之冰玉其門哀韓民勞止難言撫茲遺黎以報父恩生我怙我兒泣如湍茲何日歟塌肺摧肝嗚呼悲哉

祭師陳明卿先生文

嗚呼吾師之於余小子深也自壬戌得吾師之文而讀之欽其深微敦穆皆六經純粹之旨又讀吾師所詮古文使古人精神歷歷皆見諷誦之際事之如師焉至於丙寅聞吾師有所忤而高之以

節一時草茅之士有歎息者有危之者而余獨幸其文章之氣以節而全又知君子之道貞夫勝而作小雅中林新蒸之文以自解心畏之如師焉天下固有不識其人而讀其書聞其行事遂爲心氣之所依者古人今人皆有之也余辛未上公車遂得出吾師之門初謁吾師於京師見則敷文章明道義而學問性命之旨時聞侍坐問學欲其垂百世而惠及一時者師之意遠矣入而樂之始覺向未見而師之者猶門外也而吾師亦國士目余見余對策則曰可教見余所爲制義又曰可教將以窮經盡性事爲堂奧而俾余登之又屢以文章試余余亦以文章欲軼棄六朝用漢之樸取商周之氣相質則又曰可教又見余所爲陟岵篇序而悲之因序余文以詩與春秋教而事君事父三致意焉余每讀爲流涕嗚呼吾師之於小子深也辛未余歸省會吾師亦有事大梁拜別京師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八

九

時七月十四日也越歲壬申余謁選京師吾師著書里門未肯出余筮得秦之韓城令癸酉兩寄緘詢吾師京師值吾師著書終未肯出嗚呼吾師抱經世之氣蘊含蟠結不肯一出若將有所大蓄以樂行而於富貴功名若有所避而不肯深者吾師何一非學所著者哉而小子因是未獲一通誦於今三年良可悲也甲戌五月走一僮吳門問近狀行矣祥祉衛子一書自京師至曰聞吾師之訃音而未確也衛子淚滿紙小子讀之亦淚滿紙詢之人皆未確六月又得衛子一書曰信矣已而遣僮持原函歸余小子抱兩函泣欲死嗚呼哀哉天平吾師聖天子在上用賢如不及極吾師志之所期與學所及本其無欲達其好士憐才之心無一偏倚得人其中拔賢而升連茹並進以廣其安民之事宰相之業豈不大光哉嗚呼吾師之書滿天下性命經濟之言天下人隨其淺深各有

所益而吾師久視於世必更使天下人聞見其所未聞見而抱靈氣以還於穆天豈可測耶辛未之役遊夫子門者二十有六人聞吾師一言者皆奉之不斃氣節文章政事之見於世者彬彬然即不肖小子第沾沾愛人不敢隕越以佩夫子之教天假夫子以年而所造於門人小子者進而不已何可勝道哉此余之所大慟也諸弟子有居近而職暇或奉四方之使者猶得旦夕哭夫子小子羈令於秦不能親哭哲人之楹亦未獲築端木氏廬居不知何日始得買舟一哭吾夫子墓此尤余之所大慟也登禹門之山南望吳雲吾師疾何病卒何日葬何地與何期皆所未悉三千里外僅一蒼頭馳區區之祭亦焉用此門弟子爲哉吁嗟乎天乎吾師有聖闕

祭李將軍文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八

十

崇禎八年歲次乙亥十月丙寅朔有七日壬申韓城縣知縣東海左懋第謹以剛鬣柔毛庶羞之儀致祭于騾騎將軍韓帥營都司培素李老先生之靈曰嗚呼余與將軍驩三年矣予弱書生而好親奇謀善劍之客初來爲韓城令未及郭一里健兒五百服弓矢佩刀迓余道周問之將軍健兒也及郭門將軍迓于門外魁磊慷慨以慨舊籍余鄉又榆林產先大夫昔佐餉榆林余每覲榆林人如故人况魁磊慨以慷慨如將軍者哉韓改苦寇余至時猶有揭竿者七百餘匿山中一月中三出殺掠人余恨之與將軍議將軍世武知兵且知學不妄殺人余因與約遇大敵衝其堅脅從者縛之將軍命人持以組余命鄉義兵隨將軍健兒五百將軍環甲帥帥環深山而入入則寇烏獸散不敢拒我師而將軍以長組繫脅從二十有一人歸付余余各釋令歸農而山中寇絕跡以清此崇禎六

年正月事也十二月黃河冰堅有賊千餘自晉踏冰侵我任家嶺
界將軍則夜馳以三百騎往射之賊還射不勝大傷走晉余馳勞
軍晨至其地見將軍督健兒貫弓河上健兒臂半血殷將軍未食
一日矣余煮米與坐陶穴中食出所攜俸鏹以饗士仍爲之泣鳴
乎將軍勞矣七年大饑二月晉賊復繇宜川界踏冰近我界以南
三千人余恐宜雜間饑民附之遂不可制爲吾境憂將軍亦恨任
家嶺但射走之未大斬獲不足以壯我氣遂與謀十日糧將軍方
病蹶起帥健兒日夜蹕百二十里至澄城界斬百六十級而還嗚
呼將軍亦壯矣哉四月饑甚餉不至諸健兒絕糧者三日余母氏
陳宜人至解簪珥合所世藏遺器付將軍爲諸健兒一日餐將軍
亦爲余泣嗚呼此言兩人共事之情狀也秋流寇大入秦將軍亦
病甚然不肯以病辭自秋及八年春時時帥健兒往來同耀潼商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八

十一

間以殺寇功多天子特命陟都司將軍舊職守戎也然將軍愈病
甚會將軍舅氏李大將軍卒將軍哭之哀遂劇又七月流寇以數
千騎攻我縣南二十里之芝川將軍病已大劇而將軍昔屢爲余
言曰先將軍以殺敵死疆場我誓不死牀褥間其壯如此會病不
可起聞寇來遂憤憤以卒嗚呼余時方登陣甫聞張司訓及將軍
裨將血戰芝川挫賊遁去而見有持一紙向余者視之則將軍與
余訣辭也嗚呼哀哉余與將軍共韓三年同饑飽勞逸如兄弟每
杯酒相酢輒說先大夫治榆林三軍歌詠狀而余亦常道稚年寓
榆林時獲遊雄石碛鎮北臺觀胡市及城舍沙磧歷歷所記事共
相笑樂兩人意氣所向真無間而亦以同心獲三年使逆寇未得
志境上以宴如余所驩于將軍豈可勝道而一朝永別豈不痛哉
將軍卒四閱月時十月八日也將軍夫人與子將扶柩歸于榆林

余先日哭將軍樞將軍元子有將略已請于上臺得爲偏將繼將軍事者卽佐將軍軍政者劉將軍與余同心如與將軍時將軍之健兒卽余赤子皆不至貽將軍憂嗚呼哀哉余今日哭將軍樞明日哭將軍于道過茲遂不得効兄弟朋友之哭豈不痛哉余之誄詞歸懸將軍壁上倚榆林故老顧而問之曰此故佐餉左君之子之誄也此余得永驩于將軍家者矣生死別離心中如抽余牲余醴將軍其來饗嗚呼哀哉

祭李千夫長文

崇禎八年冬十有二月望賊數萬寇秦韓李將軍以千夫長自洽陽帥二百騎來援賊立三旌據高原千騎趨北門將軍貫甲先鼓健兒自下上驅之賊乘高射矢中將軍首將軍力戰不止面頂兩茹刃始仆余目見爲督發一礮賊退將軍得死掖之城中等爲乾坤正氣集卷四百八

十一

祭司馬子長文

六經旣往惟史是求體本尙書義則春秋先生不往神在茲邱

祭王烈士文

嗚呼悲哉萑符有人爾奏厥功天何爲者爾喪厥躬修矛而死維秦之風詩稱邦傑騷歌鬼雄嗚呼

祭烈女王小桂王黑女烈婦吉氏高氏薛氏烈民王慎王欣

王眞心王端心墓文

嗚呼王氏男女節見者九也是讀何書咸毅不屈取義與仁嗚呼

生熒死塵惟所自成神將古人烈哉吾爲取此男廉貞而女潔清
以風夫韓之民

祭故萊陽令程公文

浴日之邦第生其間聞諸父老公令是頌古之遺直直則惠焉余
登禹門咏蔽芾篇

左忠貞公文集卷八

涇縣潘錫恩校

乾坤正氣集卷四百八

三

王節愍公遺集卷一

明王道焜著

涇縣潘錫恩校

春秋左傳合注序

昔人論左氏喜譚詩書易所引多伏羲虞夏殷周之文其傳將襲六經而爲七尊亦至矣乃復有謂誣而短之者何哉夫豈自三傳行而彼此分左右袒蓋以左氏記事與經文未盡合洎多妖祥夢卜之說少之不知邱明身爲國史躬覽載籍旣爲春秋內傳復分纂諸國事作外傳合二十一篇自爲一家言司馬遷有云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大抵皆聖賢發憤之所作誠非有意發明孔子也故識者謂左氏時有所發于經而不盡爲經役是已然則經自經而左氏傳自傳合之者自元凱始耳得元凱注而邱明益尊得林氏解而元凱不孤左氏炳然于今世而不爲胡氏詘不爲學宮多士乾坤正氣集卷四見

詘杜林功爲多至若以文章妙天下又無如左氏其辭豐潤華豔別是春秋文體非戰國縱橫豪宕氣習能擬議隻字卽太史公稱良史才其所規畫變化能越其矩度乎哉彼節文者擇錦遺珠而專注者以蠡測海兩俱無當友人趙濬之輩博雅嗜古恒樂與余疑義相析乃校有左氏善本凡左氏所錯出而互異攷者臚而舉之評而冷雋多韻者薈而掇之誠讀左之津筏衛左之金湯也邇日僞書繁出牛鬼蛇神幾無適從俾談藝家得一日反正皆濬之力也余與佐校若干卷抑有厚幸云天啟丙寅仲冬

刻董子春秋繁露序

補遺

春秋之有虞左公穀可謂善於經矣而范武子劉知幾劉原父崔伯直晁以道葉少蘊諸氏猶或譏之以失誣失鑿其難如此董子爲繁露反見稱於陸農師輩何耶蓋彼數家之言依經而董子之

書取義昔坡公有言曰治春秋學自有微妙學者罕能理會若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益何用焉言殊有精理使如公孫宏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張湯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是春秋不過司空城旦之書而已武帝雄心方侈非儉無以救而董子曰儉非聖人之中制非詒無以訓詩非例無以讀春秋而董子曰詩無達詒春秋無達例諸儒若董子者洵爲宏達之器變通之才豈僅僅謹嚴可擬哉故繁露一書義該辭洽裨世不淺論者乃謂自成一家言如中郎獨斷呂氏春秋同類而比之嗟夫董子又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其書惜今不傳僅見太平御覽載二事通典載一事然則繁露不食於鼠蝨之餘得全其篇者幸矣余少治春秋虞左公穀外尤嗜繁露乙丑結夏山中與友人趙濬之朱堯心校刻於松風澗石下漫書數語以佐談塵云

乾坤正氣集

卷四見

二

北齊劉子序

甚矣哉立言之難也憑臆而敷則率易而乏典雅借古爲鏡則据據而解空靈高其旨多迂而無當卑其論恒庸而無奇質語也似鄰於野藻語也屢毗於蕪約言之每促節而寡致長言之患支離而無倫求其辯不詭於理文不掩其情雖一家之言而擅衆論之長者無有也惟北齊劉子者足稱焉其右尊生也非猶夫熊經鳥伸之說也關身心性命之學其尚嘉邈也非猶夫膏肓泉石之流也抱江湖魏闕之懷其勉崇學也非猶夫說鈴書肆之曲也深會夫言詮未著之先其論政治也非猶夫補苴塗飾之跡也豎經緯宇宙之義其掄才詣也非猶夫搜剔仄陋之滯也具協宣運會之識其尚農畝也非猶夫東作西成之事也直探樹藝粒食之源其講武事也非猶夫觀兵振旅之略也直凜凶器危事之慎其貴謹

言也非猶夫囊括瓶守之緘也闡天根元嘿之朕此其大略也其他如辨樂季札不能踰其妙作論史遷似未暢其詞妄瑕得才難之心適才明器使之旨保身說備於慎矚知足理載於誠盈標風俗精五方之氣稟論類感明四體之貞淫舉世法所先道家所尚一一皆畢論而無遺且一篇之中必互引典文旁取事據遣調既純闡理彌暢讀之真淺處令人解頤深處令人起舞又不淪偏駁不墮元虛求之諸子中不一二屈指者加以袁參軍之註釋孫太史之標評連章比句悉爲分疏妙旨微言盡皆拈出俾探元珠者不涉迷津入武庫者得案麾使也且子書至是日疊若積薪能以此書居上是在善讀書者

家書寄內

不惟功名不遂抑且性命可憂今喜平安如舊飲食如常只早晚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九

三

痰嗽未盡除近服蜜蒸梨甚效再數日可併望全愈矣客居思家之苦總不必言天各一方不能相顧你自保重身子撐持家務爲要不必念我包根一時爲賊竊去梳頭甚難千萬做一枝同茶葉寄來要緊要緊

清明日

又五月八日

深秋離家今及八夏京中酷暑五月如伏每出門灰汗相併兩鼻如烟糊塗滿面冷官苦守殊可笑殊可歎屈指歸期尚須半載日望一日月望一月身則北地夢則家鄉言之則又可悲也你第二封書久已收第一封目下纔到寄物尙未收每欲寄你書動筆增凄楚勉強數字真不知愁腸幾回故不多寄非忙也非忘也你當家辛苦不必言況未足支費我一日未歸遺你一日焦心耳新兒安否善視之計我歸已週歲可想離別之感老娘常接過庶慰我

念只簡慢不安夜間失被我且念及新兒之母何況于兒不能相顧奈何我自拜客應酬強親書籍之外唯有對天凝思仰屋浩歎而已近來索書寫者漸多案頭堆積總事不舒皆成煩擾幸我身如舊不必念我唯願你善攝平安勝子念我小姑好否常隨你身件勿嘻笑無度勿看無益唱本

又十月廿一日

諸事勉強掀下唯生產時近時刻在念每形夢寐那得好音立至始信一字千金家書萬金耳租米到料理一忙過年事更瑣屑卽滿月後尙須調理那堪此勞全在冷煖飢飽自己善調不得尙孩氣也老娘斷要屈留過歲可代你主持免你寂寞切勿怠慢使我歸時不安行人甚急燈下數字萬不及一

寄回羊肚菜每斤三錢天花菜每斤四錢五分磨菇每斤一錢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九

四

四分如送禮不收可備老爹請客之用但不可說出實價恐下筋不快也

遺囑

適有承差至喚汝受職汝受卽我受何以見祖宗于地下是我死期至來票乃催命符矣余年六十不短家貧不原殮三日卽權厝我于父墳之側亦勿開喪家屬勿至已死虛文無益

王節愍公遺集卷二

明王道焜著

涇縣潘錫恩校

拈屏語

人生太閒則別竊疑作念生太忙則真性不現故士君子不可不抱
虛生之憂亦不可不知有生之樂

王陽明曰爲善自是士人常分今乃歸身後福報若市道然吾實
恥之使無禍福報應善可不爲邪

夫人一日不知非則一日安于自是日日知非日日改過則此身
爲義理再生之身可以造命

定與魔相敵鍊成之心心必堅喜與憂相參鍊成之福福必久
士大夫當實有憂國之心莫徒有憂國之語當爲天下必不可少
之人莫作天下必不可常之事

乾坤正氣集

卷四草

治家最忌者奢人皆知之最忌者鄙嗇人多不知也鄙嗇之極必
生奢男

學者病痛雖多要有二端陽病驕陰病吝陽病輕陰病隨疑作情陽
氣生事陰氣廢事

君子以太和元氣爲主昔韓魏公琦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己
處辭氣和平如道尋常事

或問希夷求持身之術希夷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
可再往

士大夫不可竿牘無節要使人難見以杜倖端不可崖岸太高要
使人易見以敦善好

天時有風雨晦而明一人事有凶悔吝而吉一舒休常少憂戚常
多自古而然以道眼破之則無不自得

攻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以善毋過高當使其可從
兩悔無不釋之怨兩求無不合之交兩怒無不成之禍

讀書不見聖賢爲鈴槩備居官不愛民爲衣冠盜講學不尙躬行
爲口頭禪立業不思種德爲眼前花

氣象要高曠不可疎狂心思要縝密不可瑣屑趣味要沖淡不可
偏枯操守要嚴明不可激烈

凡稠人中不可議人短長必有親厚者盛喜中勿許人物盛怒中
勿答人簡

飢寒所迫雖志士未免求人但求之有道患難所臨卽聖人亦□
死地顧死之有名

世之齷齪富貴者如醉人弄酒風觀者正可耐渠一餉間耳

寇萊公曰富時不儉貧時悔見時不學用時悔醉時狂言醒時悔

乾坤正氣集

卷四草

二

安時不將息病時悔

聞人談論但且虛受悅服慎勿蜂起求勝詳究取捨在我而已
喜以文字詈人者巫蠱之見也喜以文字諛人者星相之術也

富貴人宜勸他寬聰明人宜勸他厚

天下容有好諛之君子必無諫諍之小人故問過甚難

諫諍疑作樂諫

看中人看其大處不走作看豪傑看其小處不滲漏君子不辱人
以不堪不愧人以不知不傲人以不如不疑人以不肖

炎涼之態富貴更甚于貧賤妒忌之心骨肉更甚于外人此處若
不當以冷眼御以平氣鮮不日坐煩惱障中矣

後生輩胸中落意氣一字則交游定不得力落騷雅二字則讀書
定不深心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是者博聞

好談閨門及好談亂者必爲鬼神所怒非有奇禍必有奇窮
覺人之詐不形于言受人之侮不動于色此中有無窮意味無窮
受用

戲謔不唯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志之一端
當樂境而不能享畢竟是薄福之人當苦境而反覺甘方是真修
之士

士人處世寧使人訝其不來毋使人厭其不去

不善讀書者讀萬卷書無一字在胸中善讀書者讀萬卷書亦無
一字在胸中

王符曰志道者少友逐俗者多儔

不學之謂貧無成之謂賤心死之謂夭失身之謂無後

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養羣行羣止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十

二

看識見

做人無一點真懇念頭便成個花子事事皆虛涉世無一段靈活
機趣便是個木人處處有碍

逆我者只消寧省片時便到順境方寸寥廓矣故少陵云忍過事
堪喜

忍亦有辨畏勢而忍者不足爲忍無可畏之勢而忍者是名爲忍
也

凡天下可憐之人皆不自憐之人故曰無爲人所憐凡天下可愛
之物皆人所共愛之物故曰不奪人之所好

朱叔元與彭寵書云凡舉事毋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讐者所快
論名節則緩急之事小較生死則名節之論微

義所宜爲力所能爲心所欲爲而爲親友挽得回妻子勸得止只

是無養

神仙傳云養壽之道但莫傷之而已

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疎未能遠不可急去
莫作心上過不去之事莫萌事上行不去之心

多讀兩句書少說一句話讀得兩行書說得幾句話素書曰多許
少與者怨既迎而拒者乖又曰貴而忘賤者不久強用人者不畜

強下疑
脫而字

山棲是勝事稍一縈戀則亦市朝書畫賞鑒是雅事稍一貪癡則
亦商賈詩酒是樂事小一徇人則亦地獄好客是豁達事一爲俗
子所撓則亦苦海

讀書不獨能變化氣質且能養人精神蓋義理收攝故也

收拾人心漸令向裏處世酬物自然安穩

人疑
作此

乾坤正氣集

卷四

四

問祖宗之德澤吾身所享者是須念其積累之難問子孫之福祉
吾身所貽者是要思其傾覆之易

蓋世功名當不得一個矜字彌天罪過當不得一個悔字

俗情濃醞處淡得下俗情苦惱處放得下俗情勞擾處得下俗
情牽絆處斬得下斯學問得力處

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于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難有禮
君子有三言一曰無內疎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日患
至而後呼天

人生一日而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虛生

非分之福無故之獲非造物之鈞餌卽人世之機阱切須猛省

清修之士與無厭之徒往往好言貧但貧一也守之則高談之則

俗胡文定公誠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

處富貴之地要知貧賤的痛癢山谷跋東坡馬券云方叔豆羹常不繼或責安用汲汲索錢此不識痛癢者從旁論鍼砭耳

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而無能老不足歎可歎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惜可惜是死而無補

陳敬璋案此段與下一條並見

呂氏呻吟語疑下呂叔簡云四字當移冠此條

呂叔簡云初開口便似煞尾語初下手便似盡頭著此人大無合蓄大不濟事

人于倉卒顛沛之際善用一言解救者上資祖考下蔭兒孫事未至先一著事既至後一著

